

國防戩戮叢書
第二種

異地獄

凌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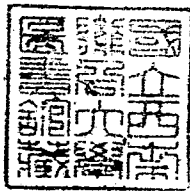


戩戮叢書店刊

祖

2357

吉野書局藏



國防戲劇叢書

第二種

黑 地 帶

凌 鶴 著

戲劇書店

黑地獄

人物

金姑娘

二十六歲

生活在下層社會中的嬌豔而聰明的少婦，在蕭漢江的把持中。

倪毅

二十九歲

在東北戰地歸來的鬥士。曾經受過中等教育。

馬國材

四十六歲

流氓出身。有才智，有魄力，靠着鬼子的力量，他為下層社會的權威者。

蕭漢江

五十一歲

頭腦簡單，爽直，勢利，也略有義俠風。絡腮鬚，掩着臉上的刀疤。

蕭大龍

二十五歲

蕭漢江的養子。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血性青年。

崔善慶

五十八歲

貪婪，吝嗇，固執。韓國籍的鴉片窟的主人。

崔朝明

二十五歲

崔善慶的兒子，倪毅的朋友。

洪二爺

四十七歲

亦名紅疤子。前清時曾捐過道台，可是現在却是小偷了。好誇大，善屈辱。

石富財 五十四歲 洪二爺煙床上的朋友，整日妄想，自作聰明，什麼都沒有，但吃了煙也什麼都滿足了。

李三泰 三十五歲 失業工人，用盡一切方法來找職業。

李大嫂 三十三歲 李三泰的妻。富於情感，神經質的勇敢婦人。

老王 四十三歲 嗎啡中毒的苦力。

小張 二十六歲 嗎啡中毒的苦力。

王老爹 七十一歲 老王的父親。

張大媽 五十八歲 小張的母親。

白帽 三十七歲

羣衆甲乙丙 年齡不詳 俱爲男性。

其他男女羣衆多人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地點

天津旭街與壽街之間的某舊洋房內。

佈景

這是舊洋房的地下室。後方中央有半月形鐵窗一，可見街中鋪道上行人的脚。窗的左方，（即觀衆席的左方）有一堵突出五呎的牆。牆左有隔成房間的板壁。這房間是這烟箱山本洋行主人住的。房門開在極左的角上，板壁挖一圓洞，作為房間的窗戶。牆與板壁合組成一條小巷，小巷中斜掛着多級的石梯，那是通大街的。當梯的門打開着的時候，陽光微弱的灑下來。否則半月形的

窗便成爲陽光唯一的來源了。窗右的前方橫斜着通地面上金姑娘房間的土敏土樓梯，樓梯上少不了有鐵的扶手欄干。就在這樓梯的後面，貼着短板壁。壁後和最後的牆之間，佈置着幾個烟炕，但都不爲觀衆所見。室中有破舊的八仙桌板凳和破椅之類，桌上有茶壺酒瓶等等。

幕啓：街上有電車汽車街車駛過的聲音。有幾個苦力在烟炕上吸紅丸，連石富財和小張也在其內，不過都不爲觀衆看見。崔朝明很無聊的在桌上用手指蘸茶碗的水寫字。洪二爺已經吸飽了紅丸，坐在通金姑娘房間的樓梯上捉蝨子。小張自烟炕上走向左旁圓洞的窗口，很慎重的數着銅板，交給坐在圓洞後面的崔善慶。石富財唱着小調。

石富財 一正月裏探秧正月正，我與小妹子去看花燈，看燈是假的呀，妹子，調戲是真情呀，你呀可知情……」

小張 崔老闆，再賣給我兩粒。

崔善慶 （自洞裏伸出頭來，數着銅板。）少一個子兒。

小張 少一個明天來補行嗎？

崔善慶 (向小張伸着手掌。) 那不行。

小張 真沒有掌櫃的！

崔善慶 (交給他一粒紅丸。) 那你就少買一粒罷。

小張 (苦笑而怯弱的接着一粒紅丸。) 那末多着的幾個銅子兒呢？

崔善慶 (想給還他，但想了一下又收下了。) 就存在我這兒罷，明兒你不是還要來的麼？

小張 可是……(只好笑笑的仍然走回原處。崔善慶亦隱去。)

洪二爺 (在捉住一個快要逃走的蟲子。) 往那兒跑？(捉住放在嘴裏切死了，吐在地下。) 呸！

下一輩子再來咬我二爺，臊你妹子！

石富財 (從烟炕那兒走出來。) 這個屋子真奇怪，天還不怎麼熱，可是這兒却悶得慌。

崔朝明 可不是，在這地底下，看不見陽光吸不夠空氣，一天到晚就這麼黑黝黝，陰沉沉，

好像給什麼壓住着，簡直換不過氣來。可是日子過得久了，也就慣了，到後來，也會覺

得很别致，很有趣兒。

洪二爺（捉着兩個蟲子送給崔朝明他們看。）瞧瞧！兩個疊在一道。臊他妹妹的，我的血給牠們吃得飽飽的，牠們到快活。（兩手將兩匹分開，又送到口裏。）你們吃二爺的血，二爺吃你們的肉。（吐痰）吓！讓你們做風流鬼去！

洪二爺（停止捉蟲，穿起衣服來。）（街上的噪音）哎！「捉不淨的蟲，拿不完的賊。」這話真有理。

石富財 洪二爺，這話罵誰呀？你自己幹什麼的？

洪二爺 什麼？

石富財 那還要我來點明人家爲什麼叫你紅袍子？你臉上的那塊大疤，不是做賊給人打疤了麼？

洪二爺 放你娘的屁。你又比我強？你只有九個手指頭。早告訴過你，這是一塊瘡疤，你今天又來瞎扯了。笑話，你二爺會做賊？

崔朝明

那末馬國材幹嗎老是要尋着打死你呢？

石富財 唉，可怎麼說？不是你偷了他老婆的褲子，他會找着你不放嗎？

洪二爺 臊你妹子，那條褲子是他老婆甘心情願借給我當的，我二爺要去偷你這窮小子講話要有分寸，下次再叫我紅袍子，小心二爺揍你。

石富財 什麼？你要跟俺打架？行！俺跟你就來較量較量吧。少掌櫃的（指崔朝明）給我做個見證，我輸給你了，（指洪二爺）我請你客吃兩粒紅丸子，你輸給我了，我什麼也不要你的，只要乖乖兒給大爺叩一個響頭。

洪二爺 放你娘的屁，你看不起二爺是不是？你有種給我跑過來，二爺在這兒等着你。（他捲起袖口，披上鞋跟。可是當石富財追上一歩，他便後退了。）有本事再進一步，不打算是你養的。（又退一步）好，我再讓你一步。你再敢過來麼？

石富財（扯住洪二爺的衣領）怎麼的，紅袍子，再敢強嘴嗎……跪下來，給大爺叩頭，要叩得響。

（烟坑上的和其他的人都大笑。）

洪二爺 好了好了，算你強，幹嗎這樣神氣？

石富財 不行，快叩頭！

洪二爺 那何必呢？石大哥，欺人不要太甚，給小的留個面子，這許多人……你看，不難為情？

石富財 那不行，有見證人在這兒，說到就得做到。（提起拳頭來。）快叩頭，快！

洪二爺 好好，「好漢不吃眼前虧。」（叩頭）這次就算給你贏了罷。（大家嘩笑。石富財

甚為得意。洪二爺拍了褲子上的塵土將袖口放下來。）等着瞧，總有一天會報仇的。韓信也

能得忍受胯下之辱，我洪二爺為什麼不能學一學古時候的英雄好漢。（大家大笑）關

羽、隆、曹、姜、維、降、漢，都是為着不得已。（大家又笑）笑什麼？這都是書上有的話，「大丈

夫能屈能伸。」（大家又笑）

崔朝明 洪二爺，有種真能說。

洪二爺 本來就是這樣：「君子動口，小人動手。」朋友（指石富財）你太野蠻，而我現在雖則窮，總還是書香子弟，比你文明得多。不說別的罷，我的爺爺，在前清的時候，就是辦洋務的，和洋人打交道就不知道多少次，就沒有一次不是客客氣氣的讓洋人笑開了嘴。那時候滿朝文武誰不佩服我爺爺。說到我爸爸，他是邊疆大吏。（對石富財）邊疆大吏，懂嗎？就是駐紮中國邊境的大官。唉，他更行，外國人來搗麻煩的時候，他能跟洋人講理，從來就不輕動干戈，懂嗎？這就叫做「以德服人」，這就叫做「王道」。

石富財 誰跟你抬祖宗呢？有本事你得和大爺打！

洪二爺 瞧，動手就打，你就是太野蠻！我說給你聽。到了我這一代，我哥哥也在交涉公署辦過事，不是早死了嚇！到今天那還了得！我呢，我是吃壞了這一口，（做手勢）家裏敗下來，什麼也沒有啦，弄成這個樣子。可是從前，哼，騎高頭馬，前清的時候，才六歲就捐過道。嘿！誰不知道我洪二爺……

石富財 （搶着說）從前的事說他幹嗎呀？高頭馬現在又騎不着。現在罷，只好做賊，只

好和蟲子打架。

洪二爺 唔，對了，剛才還和蟲子打了架。（大家笑）（街上的噪音）

崔朝明 怎麼的？還沒有過足癮，又等着金姑娘下來給錢你哪？

洪二爺 金姑娘是個好姑娘，爽氣，大方，人也長得挺好看。簡直跟梅蘭芳老蘭差不厘。

石富財 她也常愛到這下面來？

洪二爺 你一共也沒來過幾次，那兒會知道這兒的事？告訴你，他有一個相好的頂奇怪，

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兒，從前是一個小流氓，殺人行兇，無惡不作，可是近來，給鬼子衙門裏做事，什麼事兒都幹，到弄得挺闊。他有一個買來養大的兒子，他媽的（獨自

地笑着）「父子同科」……

石富財 什麼？

洪二爺 和他爸爸一道愛上了這個女人，還不懂？

石富財 他爸爸知道嗎？

洪二爺 那怎會知道呢？知道了那小傢伙還能留命？

崔朝明 他媽的那個兒子也就不是東西。有一次爲一點小事和我吵起來，他罵我是亡國奴，給我揍了一頓，要不是他爸爸來扯開，我簡直可以揍死他。

崔善慶 （自房間裏出來，罵他的兒子。）怎麼？你又在噓扯哪，教你別多嘴，你爲什麼老不聽我的話的。

（老王發了烟癮，自通馬路的樓梯登場。他無力走路，幾乎是跌了下來。大家都驚奇的望着他。）

老王 （躺在地下哀求崔善慶）崔大爺，做做好事罷，賒給我一角錢罷，救救急，明兒準還錢。

崔善慶 賒給你你說什麼？

老王 做做好事罷，我簡直受不了啦！

崔善慶 不成！我什麼時候賒過賬的？要買藥就得現錢。

老王 就這末一次也不行嗎？俺從來沒有少過你一個子兒。

崔善慶 這不關一次兩次，我不能開端。並不是你老王不肯賒，無論是哪個大好老，我

也得現錢現貨。以後你來賒，他也來賒，教我問誰討賬去？

石富財 他不是說明兒一定給錢嗎？

崔善慶 明兒給錢？笑話！

老王 明兒準給，不給就是王八蛋。以後噯老王能不再上這個洋行的門麼？

崔善慶 廢話，再多說也不給。

老王 哦！這就是要噯死啦。（滿臉是口水鼻涕，躺在地下不能動彈。）

崔朝明 我真不懂，幹嗎要吃上這個玩意兒呢？

石富財 這你那會知道：第一次第二次因為活計太重了，做不上來，就吃那末一點助助

精神，可是這東西真奇怪，吸上容易戒掉難，不吃就不能做活，躺在地下就不能爬起來。

洪二爺 好掌櫃的，你就給他那末一點兒罷，你瞧他這個樣兒怪可憐的。

崔善慶 我又不是大財主，我又不是慈善家，天下可憐的人多着哩……

石富財 太不講道理了。（很氣憤的）老王和咱們全是這兒的老主顧啦，才幾十個子兒的事，幹嗎做得這樣刻薄？

小張 我們的錢也給你賺得不少啦，幹嗎生意做得這麼硬？不賒賬也不能先收我的錢，剛才我多下來的幾個銅子兒，不是不肯給還我嗎？

崔善慶 你們是什麼王八羔子？全給我滾出去！這兒是洋行，知道嗎？你們敢在這兒吵鬧，是不是想到衙門去？我不給老王賒賬，關你們鳥事……（大車的聲音）

蕭漢江 （自通金）姑娘的樓梯上下來，他已經聽到了崔善慶說的最後幾句話。什麼事這樣大嚷大嚷的唉（除了崔朝明之外，大家都見蕭漢江下來，立時趨避，好像嘍囉們懼怕大王似的。而崔善慶却諂媚的逢迎）

崔善慶 唉！你來得正好。蕭大哥，這些混蛋又在我這兒搗亂，請您給吩咐他們出去。

蕭漢江 （走近老王，用腳踢他。）你睡在地下幹什麼？翹辮子了麼？

崔善慶 就是這個小子。他發癡了，要我賒白麵給他吃。您想做我們這種生意的，那能不

現錢買賣？可是石富財和小張却說我不做好事。笑話！做好事能不吃飯麼？

石富財 只是一角錢，他說了明天就給也不行麼？

蕭漢江 不准嚷！關你什麼事？要你插上嘴。這是什麼地方？你敢在這兒搗亂？（再和崔善

慶說。）你就給他一角錢罷，記在我的賬上，算我請客！

崔善慶 行，您說給就給。您大哥的面子，就是白給吃一角錢也算不了什麼，幹嗎要您花

錢！（入內取白麵。）

蕭漢江 不，你也不用客氣。一二毛錢的小事，算什麼？我那兒不交幾個朋友？」五湖四海

皆兄弟，人生何處不相逢？」

崔善慶 （自內拿出白麵給老王。）拿去。不是蕭大哥的面子大，我簡直就看你死。（老王將

白麵放在挖空的紙烟中，吸了幾口。）還不給蕭老大叩個頭！

老王 （爬在蕭漢江脚下叩頭。）謝謝蕭老爺！今天救了小的性命，日後你老爺要做大事

情，發大財，有用得着小的時候……（使勁的吸烟。）

蕭漢江 噯，你到挺懂得道理的，站起來罷。唉，一個人總得講義氣。我平素對待朋友，

就像自家的兄弟一樣。老實說，人生在世，誰不要兄弟們幫幫場面。只要我在這天津的碼頭上站得住腳，少不了大家都有好處。

崔善慶 那還消說，蕭大爺有的是胆量，什麼事情都能做，有誰比得上你。

蕭漢江 要成大事業，自然要靠運氣，可是腳踏實地的做去，不怕沒有好處。

崔善慶 大哥有了好處，我們大家都有好處啦！

蕭漢江 那還消說，到那時候就是咱們的天下啦！

金姑娘 （只聽她在自己房裏喊叫的聲音。）喂，你上來罷。

蕭漢江 （像是對自己說）喊我。（大聲）幹什麼？

金姑娘 （聲）馬大爺找你來啦。（電車的聲音）

（馬國材現身在通金姑娘房的樓梯上。蕭漢江立刻迎上去。）

蕭漢江 啊，你來了，有什麼事嗎？（他和馬國材同上。）

石富財（指蕭漢江）不錯，講義氣，看得起朋友，做人做到這個樣子，才教人佩服。

（崔善慶聽了，不很舒服，但不說什麼便走進自己的屋裏去了。）

洪二爺 的確不壞。（見李三泰頹唐的自外入。）你跑到這兒幹嗎？又不買藥？

李三泰 我來找小張，他在這兒嗎？

小張（自內出）你找我幹嗎？前天說的那個事情吹啦。那個東洋廠只缺三個熟手，可是

你的運氣不好，來不及，我去給你打聽的時候早補上啦。

（李三泰聽了，苦笑着低下頭，不說什麼。）

石富財（拍老王的背）怎麼的？現在可起勁啦？

老王（挺挺胸脯）唉，現在行。他奶奶熊，不吃那末一點簡直就不能動。

石富財 這樣說來，蕭漢江簡直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了。

老王 話可以這末說，（望望樓上）可是蕭漢江做好事這也不過是頭一次。

石富財 這是什麼話？

老王 你不記得啦？他在咱們身上得着的好處還少？那一次他教咱們拿着紙旗子在街

上喊，什麼自治，什麼請願的，到晚上，他親手發給咱們三角錢。可是後來一個朋友說，鬼子發下來的是每人一塊，他吞了七毛，六百人，不是一筆大油水嗎？

李三泰 有這樣的事？

崔朝明 你還不知道？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洪一爺 唉，給老王這麼一說，我也想起來了。前不多久的皇會，他做了會頭，從掃殿會領了五百塊的治裝費，可是有人說他實際上是領了七百，也有人說領了一千，他們的賬，誰說得清楚？

李三泰 那還消說，敢情做了會頭的都發了財。你沒有聽見那時一些數來寶的唱：「你有會，我來湊，金銀財寶滾來了。」

小張 數來寶的還有這麼唱：「天津一百五，獨流一百六，原定一千六，夠不夠，皇會湊。」大家都擔心，怕有土匪趁火打劫，可是後來才知道是謠言。

石富財 若不是爲了這謠言，那一定得擺駕到會道上走，可惜後來只在天后宮裏面弄了一下就完了。

洪二爺 可不是，皇母娘娘本來以爲十年來，冷清清，這一次一定遊街遊定了的，誰知道樣一來，她老人家鬧了一場空歡喜。

（引得大家都笑了。）

老王 那一次皇會真鬧熱，十多年來算是第一次鬧熱過。

李三泰 這一次玩意兒花多少錢呀！有許多人罵，鬼子在天津越來越利害，還來這一套。崔朝明 可不是，他們說這樣可以繁榮市面呀！

洪二爺 臊他妹子，單街子簡直給人填滿了。不管警察們整天的忙着用藤鞭子打人，弄得滿頭是汗，那市民銀行的前樓市×特包的大看台前還是擠得水洩不通，妨礙着市×的太太小姐們全沒法兒看。

崔朝明 天津人看皇會比什麼都緊。過了這關沒那關，簡直非看不可。看了皇會死也

不委屈。

洪二爺 像這次皇會我二爺也祇看過兩次。大覺菴的金音法鼓啦，姜井的九獅圖啦，流，通慶的中旛舞啦，嘿，那簡直就是鶴子翻身，耍得好極啦。

石富財 西沽的太平花鼓還不夠好？一夥十幾歲的小孩，有李達，有燕青，有六個女角跳舞，還有八個武生公子打扮的都耍雙鏡……

李三泰 這一次有錢花的可真花錢不少。截一夥會，就得五斤小八件。假使三四十夥會全截了，總得一二百斤小八件。

小張 這在有錢人算得什麼？再多點，也拿得出。

老王 對，像我們窮小子才倒霉。那一天我從萬國橋老遠的也趕着去看。那是我的老爸說：「活了這末大年紀，也得去看看鬧熱。」要我陪他同去。看了一整天，沒有在碼頭搬貨，好，第二天就弄得買白麵的子兒也沒有了。

李三泰 那是你自討苦吃。那時候有貨你不搬，可是現在，大批的洋貨，全不走海關的碼

頭過，你就想搬也沒有得搬啦。

石富財 那末搬私貨呀，不是更可以多弄幾個錢嗎？

李三泰 那我可餓死了也不幹。我們工會議好了的，不論怎麼樣，大家不搬私貨。

石富財 這是你傻！

李三泰 你說我傻，我才不傻哩。你說鬼子待咱們中國人……（停住）

老王 話雖是這麼說，不過一家人要吃飯，不幹活，又不像洪二爺那麼的多一只手。

李大嫂（自外入，立刻找着她的丈夫李三泰，大嚷。）你跑到這地方來幹什麼？窮得快要餓

死了，你還要學會吃白麵嗎？

李三泰 誰跟你說我來吃白麵的？我早說明白了，我是來找小張，問他找工作做的事情怎

麼樣了。你跑來嚷什麼白見鬼麼！

李大嫂 誰跟你嚷？誰跟你嚷了……到這種地方，還幹得出好兒來麼？

李三泰 好好，我們回去罷。

李大嫂 回去就回去。(夫妻同下)

洪二爺 哈哈，這才有趣兒啦！

小張 真是奇怪，誰到了這種地方來，他家裏的人就以爲是到了老虎口裏似的，非把他拖回去不可。

洪二爺 當然囉，到了這兒來就是遊地府……

小張 以前我剛吃上這個玩意兒的時候，我的媽媽也是一天到晚鬧着跟我拚命。可是到後來她也沒有辦法，也只好不管了。

洪二爺 家裏人管我們，朋友們勸我們，其實他們全錯了。吃上了戒不了，一天到晚的眼淚鼻涕，這種難受的事，沒有誰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有什麼辦法？誰也埋怨不了誰，現在連埋怨我自己的勇氣也沒有了。

石富財 紅疤子，你……

洪二爺 我求求你不再叫我紅疤子了好麼？

石富財 好好，洪二爺，我說……你這話說得挺對。誰也埋怨不了誰，就連埋怨自己也不高興了……

洪二爺 不對，我是說：「現在連埋怨自己的勇氣也沒有了。」

石富財 你別再跟我鬧整扭了好麼？（少停）就說我能，什麼也沒有了，可是一過足癮，

我就覺得什麼都有了。只要運氣好，我們吃洋煙的也可以做大事業。

洪二爺 噯，你的同宗石毓珊在招兵買馬啦，要做皇帝啦，你現在去找着他，還怕沒大事做麼？

石富財 哈哈！哈哈！我的心事給你說中了，可是我又怕他不理睬我。

（蕭漢江又出現在樓梯上，洪二爺第一個先看見。）

洪二爺 噯，（警告大家）他又來啦！（大家都肅然。）（街上的噪音）

蕭漢江 誰要做工麼？我給你們工做啦。

老王 哦！那真得謝謝大爺了。

石富財 到那兒做工呢？大爺！

蕭漢江 那你用不着問，反正我不會給你們吃虧。剛才馬國材兄弟來說，要八百多個弟兄，立刻就要。

小張 八百多，立刻就要？

蕭漢江 對了，八百多你們給嚇住了吧。有飯吃，有地方住，白麵不少你的，工錢至少也有五毛。你們有親戚朋友的，都去找，回頭到海光寺集齋。

小張 到海光寺？又是大請願？

蕭漢江 你管它？有錢拿還不樂意嗎？窮小子！有工做就是你的運氣，那來那末些話？石富財 對對對，只要有工做，什麼鬼子不鬼子，全是一樣。小張快去，喊你的朋友，別多說。

廢說，李三泰他們全沒活兒做，正好照顧照顧他們啦。

(蕭漢江已上樓去。)

小張 李三泰不見得肯去，他賭咒不給鬼子做工的。

崔朝明，又是什麼新花樣來啦。我想這一定是招工築兵營，不是最近開來了許多兵麼？
小張 噯，你這話有道理。

洪二爺 管他築兵營也好，築飛機場也好，反正派不到我的份兒。

倪毅（自外入。他穿了不甚整齊的衣裳，面目黧黑，風塵撲撲。但目光灼灼，精神甚健，還保留着知識份子的風度。進來時沒有看見崔朝明。）有一個姓崔的是住在這兒嗎？

洪二爺 是找崔掌櫃的麼？（他和其他的人都驚異着，大家都對他看。）

崔朝明 誰呀？（見倪毅）啊！是……是你！（熱烈的和他握手。）

倪毅 小崔，你大概不認識我了罷。

崔朝明 真有點不大認得了，咱們好幾年不見啦！你怎麼會來的？從關東來？

倪毅（見許多人在不便說話。）我特是看你來啦！（看着屋子裏的陳設。）這是你的家？

崔朝明 坐下來，咱們慢慢兒談罷。（請他坐。他放下包袱。）想不到今天還能看見你哪！老倪，咱們幾年不通消息，我以為你一定給打死了的……

倪毅 (以目示意,教他不要說下去。)小崔,你還是老樣子。

老王 我去找我的朋友去。在天津招工人,別說一千,再多些也有。

洪二爺 那還消說,找一千個蟲子到難,找一千個苦工却挺容易。

崔朝明 喂,(喊住老王)你明知道是給鬼子做事,你也幹嗎?

老王 (想了一下)我懂得你的道理。可是我有工不做,那我就只好餓死!

小張 你這話說得對,我們不做,別人也會給他們做,天津有的是苦力。

倪毅 怎麼一回事。給鬼子做什麼?(崔朝明看見金姑娘下來了。)

崔朝明 (低聲警告倪毅)喂,說話小心,金姑娘來了。

金姑娘 (穿大花的單旗袍,不扣領鈕,頭貼黑膏藥。緩步下來,嘴裏哼着京戲。)「蘇三離了洪

洞縣,將身跪在大街前,未曾開言心好慘,過往君子聽我言,如若有人南京轉,與我三

郎把信傳……」

洪二爺 嗚嗚!觀音菩薩下凡啦!

(大家都快樂的歡迎着，敬佩着。她有一種魔力，使大家給迷惑住了，就連倪毅也在其內。)

金姑娘 唷，洪二爺，你老是這麼樂的哪。

洪二爺 哦！您也叫我洪二爺，您叫我紅袍子得啦。

金姑娘 怎麼的？你本來就是二爺呀。

洪二爺 不，好幾年前是二爺，可是現在……現在祇要叫紅袍子就行。(向她伸着手。)

金姑娘，您哈哈……您！

金姑娘 又要錢麼？(給他一毛錢。)
你每天都要，我那有這麼些？(對倪毅深深的看了一眼。)

洪二爺 謝謝金姑娘！謝謝金姑娘！(誠懇的彎腰。)

崔善慶 (自窗戶裏伸出頭來。)
怎麼的？金姑娘，這時候到有工夫下來走走？

金姑娘 我有什麼忙的？(又對倪毅看了一眼。)
老頭兒跟馬園材一道出去哪。

崔善慶 阿！蘭大哥不在家？

金姑娘 對了，早出去哪！（走近倪毅，他只好站起來，她仔細的對他從頭看到腳。）您是誰？新來

這兒的嗎？怎麼我從來沒有在這兒見過您。

崔朝明 是，金姑娘。他剛一會兒才來哩。

崔善慶 誰？明兒。

崔朝明 他是我的朋友，爸爸（又給倪毅介紹。）這是我的爸爸。

倪毅 （向他鞠躬。）老伯好！

金姑娘 啊！（對倪毅）我說怎麼從來沒有見過您。（見他站着。）請坐罷。您貴姓？

倪毅 我姓倪。

金姑娘 泥有姓泥的嗎？那末一定還有姓土的囉。我到是第一次聽得這奇怪的姓。

倪毅 不是泥土的泥，姑娘！是單人旁，這邊一個兒子的兒字的倪。

金姑娘 那隨便您怎麼寫都一樣，反正我一個字也不認得。

倪毅 不過……我姓的是……

金姑娘 行行，行剛認識的人別抬槓子哪。您就姓這個兒子的……兒子的倪能，怎麼的？我說不上來哪。

（大家嗤笑。）

倪毅（顯得很窘。）你笑話我了。

金姑娘 那兒的話？咱們剛認識，怎麼能笑話您？（少停）聽您的口音，好像您是東三省人，是不是？

倪毅 對了，我是奉天。

金姑娘 奉天那一縣？

倪毅 通化縣。

金姑娘 通化縣？那末咱們是同鄉了囉。哈哈，想不到我在外面跑來跑去的這末些年，一個家鄉的親人也碰不着，在這兒却碰上您哪。（蕭漢江早已下來，可是誰也不注意。他聽她如此親暱的談話，什麼「同鄉」「親人」的大妒。）

蕭漢江（大聲）又跑到下面來幹什麼？（金姑娘大驚。）

金姑娘 噯，幹嗎發這末大的脾氣呀？（少停）您不是和那姓馬的小子，一道出去了嗎？忘了東西？

蕭漢江 沒有事自然得回來呀。（對倪毅狠狠的看了一眼。）你要我死在外面麼？

（金姑娘預備上去，有意無意之間放了一條手帕在桌子。蕭漢江在前也往上走，見煙鬼們大怒。）

蕭漢江 怎麼你們還在這兒？教你們趕快到海光寺去，怎麼還在這兒鬼混？（大家都恐懼得不動。）還不給我滾？

（煙鬼們全慌忙逃了，崔善慶也縮了頭。只留下倪毅和崔朝明二人。金姑娘跟在蕭漢江後面上去，可是還回頭對倪毅瞟了一眼。）

倪毅 （呆望着她上去，一直到看不見。其後重重的搖着頭，使腦筋清醒一點。）啊！這個女人是誰？很漂亮。

崔朝明 就是那姓蕭的相好，（見手帕）瞧！還留了一條手帕呢。

倪毅（拿着手帕看。想了一想，將手帕仍然放在桌上。）小崔，本來想在你這兒住幾天，可是……現在我得走啦。

崔朝明 爲什麼發瘋麼？你怕這女人嗎？

倪毅 別開玩笑，朋友，這兒有點兒不放心，剛才那個老頭子是誰？

崔朝明 金姑娘的相好，是給鬼子做事的大混蛋。

倪毅 你沒有看到那傢伙的眼睛麼？儘望着我，唔，很奇怪。（背上他的包袱。）

崔朝明（奪下他的包袱。）可是忙什麼？剛來了就走。住幾天再講，怎麼的，打敗了？

倪毅 可不是，上個月底，一個小隊，全給鬼子的毒氣薰死了。我逃了命，可是失了聯絡，只

能逃到這兒來。

崔朝明 怎麼的？鬼子居然用毒氣啦？

倪毅 豈但是毒氣，飛機，坦克車，什麼全使出來了。

崔朝明 這幾年在關東的朋友，怕已經死光了！

倪毅 唔，給殺死的可真不少，不過咱們的人是殺不完死不完的。

崔朝明 好了，老倪，你的運氣很不壞。現在逃出來了，你得休息一下。

倪毅 小崔，你變了。

崔朝明 我怎麼變了？

倪毅 你變得很有趣。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你以為咱們有太平日子過麼？剛才你們就談着鬼子招伙子，不要多久，華北也會和東北一樣，假使咱們還不反抗的話。

崔朝明 哈哈，老兄，你還是老樣子，總愛講大話。說句笑話，是英雄好漢就別和我一樣給打敗了逃到這兒來。算了罷，乾脆就給鬼子豎白旗，討饒了罷，嘴硬是沒有用的。

倪毅 (笑打他) 你這是放屁！

崔朝明 那末你的意思是說還要回去？

倪毅 不消說，只要聯絡好了就得回去。

崔朝明 得了，別抬槓子啦。說正經話，還回去打什麼呀？多打一次只是多失敗一次！

倪毅 小崔，（嚴肅的）你的確太消極了。咱們還怕失敗麼？失敗的後面就是咱們的成

功！現在正是高梁茂盛的時候，正好打！不管那兒的空氣帶着極重的血腥味兒，可是

那種悲壯的戰爭，夠使你興奮啦！

崔朝明 （興奮起來）好，我不反對你，再回去你有血氣，有種。（少停）那末你打算回到

什麼地方去呢？

倪毅 這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派我到那兒就去那兒罷。不過我想大概是安東鳳城一帶。

崔朝明 那不就是從前咱們在一道幹過的地方嗎？

倪毅 對啦，記得嗎？有一次你打死了一個鬼子兵的機關槍手，你簡直歡喜得跳起來。

崔朝明 怎麼不記得，算起來已是二年前的事了，我在這鬼窟裏也就混了一年多。（言

下不勝感嘆。）

倪毅 好了，別撩天了，我得走了。

崔朝明 那麼你現在是取聯絡去？

倪毅 對了，我會寫信給你。

金姑娘 （很快的從上面下來。）我掉了一條手帕在這兒，你們看見嗎？（在桌上拿了手帕。）

哦，在這兒哪。（見倪毅背了包袱。）怎麼您要走啦？

（很懷然的望着倪毅。倪亦躊躇了一下，可是到底走上通街上的石梯。）

倪毅 我有事，金姑娘！再見！

（頭也不回的走出門，金姑娘懷然目送。）

——幕緩下——

第二幕

時間

第一幕的十數日之後的某日黃昏之前。

地點

第一幕的地下室上面金姑娘房內。

佈景

一間西洋式的房間裏，因為沒有完全新式的傢俱陳列，總顯得不調和。後面有寬闊的門，懸有俗氣的花洋布當作紗幔，將房子隔成前後兩間。裏面是臥室，花洋布後面隱約可見臥床。前面就算起居室。右方是突出的牆，右前方的牆上有窗。再右有通外面的門一扇。左方突出的牆的正面有門，門內為馬桶間。再左是通地下室的門，開門的時候，可見通地下室的樓梯。

調子的不統一，就在許多新舊不一的傢俱上顯出來。譬如花洋布前面靠左方擺着的梳粧臺，就是老式的，梳粧台前面擺着矮板凳。有破舊的地氈鋪在地面上。地氈上放了兩只單人的新式沙發椅。兩椅中間有圓矮棹，置有香烟茶碗之類。右方靠牆處，有可供一人睡矮沙發床。這些物件色調全不一致，尤其是左方擺的矮板凳，更不相稱。

幕啓：蕭漢江從臥室中出來。他穿了白紡綢的短衣敞開上衣在用手帕揩胸上的汗，可見他心窩裏有不少黑毛。金姑娘穿了大紅花洋布的長衣，赤腳拖鞋，懶懶的。鼻樑的上面，有夾了痧的紅痕。叫賣鑿街車聲在噪雜着。

蕭漢江 嘿，熱極了，睡一會午覺就一身大汗。

（金姑娘不作聲。）

蕭漢江 （他坐在沙發椅上，覺得很適意。沒有事的時候，能坐在這末輕的洋椅子上總算是夠舒服的啦。）

金姑娘 這算什麼別的有錢人家，這樣的大熱天，是坐在有冷氣的屋子裏或者是電風扇面前的。你坐在這個像火坑似的椅子上，連冰淇淋也沒有一杯吃的，還好意思喊舒服哩。

蕭漢江 這得慢慢的來呀。你以為怎麼的？我又不是大財主人的子孫，我爸爸沒有留一個子兒的財產給我，就憑我自己的本領，在天津市面上混。如今靠兄弟們看得起我，一步一步從下面爬了上來。不說別的罷，就說這些傢俱，夠摩登罷。一件一件的買得來，也很不容易。（少停）唉，我常常這樣想，赤手空拳，什麼也沒有，現在能有這樣的日子過，也夠啦。

（金姑娘懶懶地坐在梳粧台前抹粉，不說什麼。）

蕭漢江 （若有所思）要想有好日子過，就得想方法弄錢，要弄錢，就別想不給人說半句閒話。就是這樣的世道，你就沒得說。我活了五十一歲，天津的什麼玩意兒我不知道？看穿啦！管他什麼事該幹不該幹，弄了錢再說。可是他媽的做人也真不容易。做好人

不行，做壞人也不行。給鬼子做事，爲什麼？爲的是錢。鬼子不是好東西，誰不知道？用得着你的時候說你怎麼好，怎麼能幹，將來怎麼有好處，用不着你的時候，嚇！滾！宰了你！

金姑娘 你幹嗎呀？說這些話。

蕭漢江 幹嗎？就是這末一回事！（少停）馬國材那小子，什麼好處全要給他一個人，要大爺幫忙的時候，什麼好話全說得出，嚇，事情成功啦，就忘記了大爺。好小子，有你的。總有一天瞧大爺的利害！

金姑娘 啊！我忘掉問你，前半個月馬國材要你招的那末些伙子，到那兒去啦？下面的人都在講，好像是……

蕭漢江 怕是到不能回來的地方去啦。

金姑娘 （驚異的）不能回來的地方？怎麼一回事呢？

蕭漢江 你老是愛管閒事。

金姑娘 我愛管閒事幹嗎？下面的人都在談論，還有好些伙子家裏的人在追究。

蕭漢江 笑話！追究他們嗎？你怎麼對他們說？

金姑娘 我說就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蕭漢江 （心頭很不安的。）笑話！要追究，做工是他們甘心情願的，就是去死罷，也是他們情願的。（少停。怒目向金姑娘。）我教你不要再到他們下面去，你爲什麼老愛和他們鬼混？

金姑娘 爺娘給我生了兩條腿，沒事的時候總要走動一下的。他們又不是老虎，會吃了我？

蕭漢江 你知道有個姓倪的小子嗎？

金姑娘 誰知道？

蕭漢江 馬國材說：租界上，近來常常有什麼傳單，上面講些什麼，我也說不大清楚，所以要我留心，有形跡可疑的人，一定得帶住。那個姓倪的再來，你得留心，通知我，帶住了人也許可以有點兒好處。

金姑娘 他來不來我怎麼知道呢？

蕭漢江 你沒事的時候，不是常望下邊跑嗎？

金姑娘 你不是不讓我往下邊跑麼？

蕭漢江 （一時語塞。）這爲的是公事。

金姑娘 噯，那末你以後可別再不准我往下邊跑啦。

蕭漢江 （少停）這可不是這末說，公事可以去，可是私事却不能去。

金姑娘 當然是爲的公事呀。

蕭漢江 好了，別說笑話啦。不過老實說，什麼事你也逃不掉我的手。

金姑娘 怎麼？我做了什麼對不住你的事嗎？（走近他，嬌媚的。）你待我這末好，我什麼都

心滿意足哪。

蕭漢江 （滿心歡喜）你這話說得對，我待你總算不壞。我的家也丟開不管啦，什麼都爲

了你。（少停）哦，說到家裏，我想起來了。我的大龍那孩子，別讓他再到這兒來跑進

跑出。剛才我進來的時候，我好像遠遠的看見他在這條街轉角的地方鬼鬼崇崇的。
金姑娘 他又不是外人，他是你自己的兒子呀，幹嗎不讓他來呢？

蕭漢江 什麼兒子？只怪我的老太婆一定要養大這個小雜種。可是如今養大啦，他却不認得老子啦，處處和老子作對。什麼時候我脾氣來了我非揍死他不可。再說，他也年紀大啦，你也大不了他幾歲，整天混在一道下，不成樣子！

金姑娘 好了好了，別說了，以後別讓他再來就得啦。（假在他胸前）你答應買給我的手錶，要過了年再給嗎？

蕭漢江 哦，對了，（抱着他站起來。）你還沒忘記哪。我買給你的東西也不少啦。金鐲子，鑽石戒指。

金姑娘 （看看他所說的東西。）這算什麼呢？金鐲子是假的。

蕭漢江 怎麼能說是假的？是洋金的。這樣已經夠漂亮啦！

金姑娘 不，我還要金手錶。（嬌媚的）你答應我的。

蕭漢江 好好好，我買給你，等我這次招工的錢拿到手，我準買給你。

金姑娘 （歡喜的撫着他臉。）哦！待我還不錯。（少停）你的鬚鬚太長了，得去剃剃才好。

蕭漢江 那有工夫上剃頭店去？（忽有所悟）啊，可糟，還有要緊的事得找馬國材去。

（他將金姑娘重重的擲在沙發床上，帶上帽子便出門。金姑娘望着他的背影愕然。隨後憤憤的吐着舌頭扮一鬼臉。配合着街上賣笛子的聲音由遠而近，由近而遠。一會兒，她下床燃了一根紙煙，走到窗前向外看。忽然，她看見有人走進屋子來，似乎很樂。當她的目光轉到房門的時候，蕭大龍衝了進來，緊關着門。）

金姑娘 你又來了，你的爸爸不讓你再到這兒來哩。

蕭大龍 我在外邊等着，我看見他一出去我就來了。

金姑娘 我看你以後還是少到這兒來的好。老頭子說你處處和他作對。他說什麼時候他脾氣來了，要揍死你啊。

蕭大龍 什麼？他要揍死我！嘿！我才等着他來揍哩。別說他不是我親生的爸爸，就是我的

親爸爸我也不怕。(少停)不要臉的東西，他有資格管我嗎？五十幾歲的人，整天在外面狂嫖爛賭，整個月不回家一次。

金姑娘 那你是說他不該在我這兒是不是？

蕭大龍 這不關你的事，是我媽媽天天在罵他哩。(少停)他近來做的事也夠給人家

罵了。前幾天，我有一個朋友，見到我就罵，說什麼我的爸爸是漢奸，我為什麼要給人

罵呀？全是他害了我的。我瞧他不起，拍外國人的馬屁。那一次我和下邊的那個高麗

棒子吵架他也來罵我，不問是非，為什麼？還不是怕高麗人的勢力。

金姑娘 哎，甯再別說了，那次是你不好，你也太愛闖禍。

蕭大龍 吓你也幫着他們說話啦？(捉住她搖着她的身體)你也幫着他們來派我的不是！

金姑娘 唔幹嗎呀！(掙開他的手，憤怒的)你這成什麼樣子？(她又抽了一根紙煙，躺在沙發

床上)

蕭大龍 那次我要買一個畫眉，那是一隻「大毛」，挺好的，價錢才八塊半，夠便宜，可是

老頭子不肯給錢。你想想，這還能算我的爸爸嗎？不給錢，就別想管我，爲什麼我

不能來！（握住她的手，金急驟開）

金姑娘 大龍，我跟你說，不要這個樣子！

蕭大龍 （懇求的）你真的討厭我嗎？

金姑娘 你早就知道了的。

蕭大龍 跟我做個朋友，怕什麼？

金姑娘 （從沙發上站起來，走開。）別這麼傻孩子氣！你不知道我是你爸爸的人麼？

蕭大龍 那麼你答應我，我們逃走，我們逃走！

金姑娘 逃到那兒去呢？

蕭大龍 上海，北京，那兒都好，只要他管不着。

金姑娘 可是你能夠養活我嗎？

蕭大龍 ……

金姑娘 別瞎想了罷，孩子乖乖的，你唸過書，做事得知道自己的力量。

蕭大龍 不，這不行，有他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他……

金姑娘 （搶着說）你的意思是……

蕭大龍 我殺死他！

金姑娘 （聽見腳步聲，急站起來掩他的嘴。）別響！他來了，你快從這兒走罷。（指通地下室

的門。）

蕭大龍 不，我不要看見那高麗棒子。

金姑娘 （聽見敲門聲，急開馬桶開門。）那麼你到這兒躲一躲，快！（蕭大龍入內，關好了門。

又是敲門聲。）誰呀？

馬國材 （聲音）是我呀，金姑娘！蕭大哥在家嗎？

金姑娘 馬大爺來啦！（開門）請進來罷，他不在家哩。

馬國材 噢，不在家？上那兒去了呢？（進房，並未關門。）

金姑娘 他不是說有要緊的事找您去的嗎？

馬國材 是的呀，有要緊的事得和他商量，約好他上我那兒去，可是等不着，只好我來找

他。

金姑娘 那怎麼好呢？您來了他又去了。

馬國材 我想他總快回來的。

金姑娘 也許他在您那兒等您，一時不回來哩。您還是快回去罷，別耽誤了你們的公事。

馬國材 不，還是在這兒等着的好。

金姑娘 那也好，就隨您的便罷。（不悅。）

馬國材 （見金姑娘偏促不安。）怎麼？我在這兒有什麼不方便？

金姑娘 不，那有的事。

馬國材 （在屋子裏走走看看。）這個房間真不壞，多少錢租的？

金姑娘 （不安的跟着他。）二十五塊錢一月。大爺！

馬國材 很好。(走近臥室)這兒擺床好極了。(看花洋布門簾)這是花洋布的，好，不過最好是紗的。那才夠神祕，哈哈……梳粧台很好，鏡子也很厚。最好是鏡子的周圍都裝上電燈，像女明星似的。金姑娘，我說的對嗎？

金姑娘 對極了，大爺，您真想得周到，老頭子什麼也不懂得。

馬國材 您好說。不過，我比他多見過一點世面……這房子已經夠漂亮啦，可是像您這樣漂亮的金姑娘住在這兒，却顯得不夠好啦。

金姑娘 哎唷，馬大爺幹嗎這樣取笑我呀？

馬國材 不，我那敢取笑您，這全是真心話。(走近馬桶間，伸手開門)這是……(金姑娘急以背抵門，不讓他開。)怎麼不能看看嗎？

金姑娘 不能看，因為……因為裏面太髒了。

(忽然通地下室的門有急速的敲門聲。馬國材開門，來了李大嫂王老爹張大媽及其他多人。)

馬國材 你們來幹什麼？

李大嫂（抱着她的小兒子）我們來找蕭老板，他不在家嗎？

金姑娘 他不在家，李大嫂，有什麼事嗎？

李大嫂 還不是爲了我當家的李三泰，金姑娘，他給蕭老板找去做工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老爹 還有我的兒子老王。

張大媽 我的兒子小張。

李大嫂 還有他們（指其他諸人）家裏許多人，都沒有回來。

張大媽 到今天已經十多天哪，怎麼一點音信也沒有？

李大嫂 馬大爺，你是知道的，他們到底是到那兒做工去了呢？

金姑娘 對了，馬大爺是知道的，您告訴他們罷。他們真可憐，看不見他們的兒子，看不見他們的丈夫……

馬國材 我怎麼會知道呢？又不是我經手招他們去的。

李大嫂 可是……

馬國材 沒有什麼說的。你們去，一會兒蕭漢江就回來的，你們當面問他得了。

（李大嫂她們畏懼的，不便再說什麼，只好下去。）

李大嫂 也好，我們待一會兒再來，我們一定得問他要人。

馬國材 笑話，我怎麼會知道的？（很不愉快。）

（金姑娘將關上門的時候，聽得地下室有人在說：「他一定知道的，他和蕭漢江是上下手，是一夥兒的哩。」）

金姑娘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真不明白。老頭子今天說：「那些人，到不能回來的地方去啦。」

馬國材 （驚訝）噢！他這麼說？

金姑娘 可不是，不過也許他是說得好玩兒的。

馬國材 得了，我們不談這個罷。（少停）您覺得蕭老大這個人怎麼樣？很好嗎？

金姑娘 唉，人到不壞，可是脾氣太大。

馬國材 他跟您講話也有脾氣？

金姑娘 還用說。

馬國材 可是我替你想，像你這樣年青，這樣漂亮的姑娘，跟着他這麼一個老頭子在道，未免太委屈了一點。

金姑娘 嘻嘻，馬大爺別再跟我開玩笑罷。

馬國材 不，我並不是開玩笑。自從我認識了你以後，我就常常給你擔心。

金姑娘 那真得謝謝您的好意啦。可是不跟着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馬國材 天下歡喜您的人多得很吶。

金姑娘 誰像您馬大爺也看得起我？

馬國材 （走近她）那還消說。要是你願意……（握着她的手）

金姑娘 （嬌媚的脫開他的手）您這樣做，您對待住你的朋友嗎？

馬國材 這……這沒有什麼關係，你們又不是什麼正式夫妻。金姑娘 可是我脫不掉老頭子的手。說句笑話，除非他死掉了。

馬國材 （走近抱着她）那我就幹掉他，怎麼樣？

（一陣急速的腳步聲之後，蕭漢江突然入內。馬國材立刻被金姑娘推開，很窘，蕭漢江自然是怒形於色。沉默了一些時候。）

馬國材 我等了你很久了，蕭大哥，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呢？

蕭漢江 （怒不可遏，打金姑娘一個耳光。）不要臉的東西！（金姑娘負痛到臥室裏哭去了。對馬國材冷冷的說。）一個人總得講義氣。假如做了對不住兄弟們的事，就使兄弟們不

說什麼，自己心裏也會覺得難受……

馬國材 我們來談公事罷。

蕭漢江 什麼公事？先談了我們的私事再說。剛才的事，怎麼說夠朋友嗎？這女人是我的，你知道嗎？

馬國材 知道的，她不是你的老婆，只是你的相好。不過現在我不是爲了談這些來的，我是來跟你談公事。

蕭漢江 什麼烏公事？你簡直算不得人！

馬國材 閉住你的嘴！我是你的上司！聽着，閉住你的嘴！——我問你：你爲什麼洩漏我們的祕密？

蕭漢江 什麼祕密？

（金姑娘隱在花洋布後面竊聽。）

馬國材 你對她（指金姑娘）說了什麼話？你說那些苦力，「到再不會回來的地方去了，」是你說的嗎？是你說的嗎？（蕭漢江被逼得不敢說話。）噯！你洩漏祕密，洩漏了軍機大事！你還要命嗎？

蕭漢江 哼，洩漏就洩漏怕什麼……（馬國材在此時大聲咳嗽。）大家嚷出來，大家都沒好處。你，想嚇唬我？大爺不怕。那次運私貨，說好了有好處大家平分。可是後來怎麼

的，千把塊錢你一個人吞了，不給大爺沾手，全沒有我的份兒。用得着老子的時候，祇了，用不着的時候，將老子一扔，丟在旁邊，不管！就說這一次招苦力的事罷，沒有我在給你幫忙，你這小子別想在洋大人面前報功。可是答應給我的好處呢？給我了沒有？

馬國材（看見他大聲講話，有點不安，勉強委屈一點。）話別拉在一起，上次的那一筆錢，上面還沒有發下來，發下來，就可以交給你，可是，方才講的話，你可要留意，給下面的那些知道了，你也沒有好聽的啊！

蕭漢江 知道的，大家沒有好處，嚇我幹嗎？

馬國材 算啦算啦，大家別鬧整扭，我們的事情還多着哩。只要嘴巴當心，上頭要我們幹什麼的時候，總不會給你吃虧的。

蕭漢江 ……

馬國材 譬如說，明兒早上，又有點兒事情要咱們幹啦。明兒一個早，我們騎馬到鄉下去。

……

蕭漢江 幹什麼？

馬國材 有一大批洋白糖要押到周家莊去。記着你在家里等着我，天亮了我就來找你。我今天要和你商量的就是這個事。現在我去啦。（走到門邊）明兒見！（下）

蕭漢江 （自言自語的罵着）洩漏軍機，給鬼子洩漏軍機，「告訴你，你就別想活！」別想

活！好小子，好大的派頭，拿了他幾個錢，就要我的命哩……臊他妹子，給鬼子賣身投

靠，連朋友的義氣都沒有了。（他想到馬桶間去淨手忽然給金姑娘衝出來推住他。同時用

腳打門，示意裏面的蕭大龍。蕭回頭望金姑娘，故作怒容。）你做得好事！給我瞧見了，還有

臉站在我前面？

金姑娘 （故作怒容）放屁。你瞧見了什麼？馬國材欺負我，你不打他，反來打我，這算你

有骨氣？我是女人，我好欺負些是不是？

蕭漢江 （推開她）還好意思說不要臉的東西！他抱着你，你藏在他懷裏，這算什麼？你

說？

金姑娘 瞎了你的眼，看也沒看清楚，就像瘋狗似的胡亂咬人。他抱住我，我拚命的掙，拚命的躲開，你瞎了眼睛也該有兩個洞，進來的時候爲什麼不看見的？

蕭漢江 (懶懶地) 那末，你說，我錯打你啦，對嗎？(用手抬起她的下巴。)

金姑娘 我！不要你碰，(推開他) 有了眼珠認不得人，姓馬的敷衍你幾句，就相信了他！哼，你知道，他要殺死你！

蕭漢江 他剛才說？

(從窗外傳來街上的叫喊聲，大喊捉賊聲。)

金姑娘 什麼事？(走近窗前去。)

蕭漢江 什麼？(也走近窗前去。)

沒有什麼，大概是捉小偷。(回轉來) 他要殺死我，我才要殺死他哩。

(打開馬桶間的門，金姑娘想攔阻也來不及。可是蕭大龍並不在內，使她非常驚奇。一會兒，通地下室的門有人在緊急的敲門。同時有嘈雜的人聲。金姑娘開門，李大嫂她們一擁而入。)

李大嫂 現在蕭老闖可回來啦（抱着她的小兒子）

張大媽 （看見蕭漢江出現在馬桶間的門邊）回來了，這不是

蕭漢江 幹什麼？你們！

羣衆甲 幹什麼。你還不知道嗎？我們的人給你叫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王老爹 已經十多天了，蕭老闖？

蕭漢江 這問我幹嗎？我怎麼會知道？

李大嫂 你怎麼能說不知道？是你親自招他們去的呀！

張大媽 可不是，蕭老闖，你給他們找去做工了，現在總還得謝謝你給我們找回來哪！

王老爹 謝謝你，蕭老闖！我們都是靠人吃飯的……

蕭漢江 那我管不了這麼多。他們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我跟他們薦了生意，他們去，

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去了不回來關我什麼事？

李大嫂 你不能這麼說，李三泰是你找去的，他不回來，我得問你要人。

蕭漢江 放你媽的屁！問我要人，你敢！

李大嫂 不敢？我跟你拚命！（撞過去，給王老爹攔住。手裏的小孩大哭。）

王老爹 不是這麼說，（向李大嫂）你這樣有什麼用呢？蕭老閻！我給你叩頭。（跪下去。）

李大嫂也太可憐了，沒有了當家的，她就沒得活。我也只有那一個兒子，一家老老小小，全靠着他。哦，蕭老閻請你給我想一想，假使他不同來，我一家老小，那就全只好死啦！

張大媽 （跪下）做做好事罷，蕭……老……閻！我的兒子不好，吃紅丸，可是怎麼不好，總是自己的兒子！蕭老閻，你也是多子多孫的人，你就可憐可憐我這沒有用的老婆子罷！

蕭漢江 （在相當感動之後，到底還是頑強起來。）我管薦生意，可不管薦了生意之後的事。啊，上了工不回來，我管不了。

羣衆乙 管不了也得要你管！

蕭漢江 放你媽的屁!

李大嫂 放你媽的屁! 你有鬼子做靠山, 就敢欺負我們。我當家的不同來, 我就要你死!

(又撞過去, 又給王老爹攔住了。)

蕭漢江 滾出去! (順手拿起矮板凳, 要打他們。你們全給我滾!

金姑娘 (擋住他) 你這是幹什麼?

王老爹 (扯李大嫂) 我看我們走罷, 現在人多不好說話, 回頭再來好好的求他能。

蕭漢江 什麼東西敢到我屋子來鬧? 我看你們全想教白帽帶去! 我教你們都死!

(正在這時候, 一個白帽捉了蕭大龍從通外邊的門上。地下室上來的人們看見了白帽, 都嚇得逃走了, 金姑娘立刻關上門。回頭見蕭大龍給捉了來, 大驚。)

白帽 你們這兒失賊了嗎? 這一個賊從你們那小窗戶裏爬出去, 給我帶住了。

蕭漢江 (走近大龍) 不要臉的東西, (打一嘴巴) 老子揍死你。

白帽 (得意的揩去滿臉的汗) 這個賊大胆極了, 大白天敢偷東西。從窗口爬下來, 嘿, 剛

好給我看見了！我就一面吹警笛，一面喊：「捉賊呀，捉賊呀！」他媽的就拚命的逃，我就拚命的追，後來他跑得太快，我差不多要追不上啦。一下子他要在吾妻街拐灣兒，朝三炮台電影院那兒跑，我想犯不上找麻煩，非拿出真本事不可。我一下子就拿出這個傢伙，（手槍）我喝住他：「別跑，再跑我就要開槍。」嘿！小子，到底怕死，站在那兒不動，乖乖兒的讓我帶住他。現在你們看他這個鳥樣子，一句話也沒有說啦。（少停。對蕭漢江。）少了什麼東西沒有？查一查，請你跟我報告去。

蕭漢江（指大龍）用不着帶他去，我可以自己辦。

白帽 那不成！

蕭漢江 不，那是我的兒子。

白帽 是你的兒子？（少停）是你的兒子也得公事公辦。

金姑娘 他並不是做賊，他從自己家的窗戶裏爬出去有什麼關係呢？

白帽 那麼……那麼我怎麼交待呢？

蕭漢江 ……（給他看身上的暗號）

（白帽看了，又對蕭漢江看了一眼，知道是有來頭的人，不說什麼便走了。）

蕭漢江 （指着兒子罵）不要臉的東西，怎麼會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來？老子的臉給

你丟盡啦！做賊！什麼事不好做，做賊！

蕭大龍 我怎麼是做賊？……（看了金姑娘的眼色便不說下去）

蕭漢江 不是做賊，做什麼？大白天從窗口爬進爬出，不是做賊是做什麼？你說！

蕭大龍 做賊……你爲什麼不給我錢用？

蕭漢江 我揍死你這狗東西！（打他，給金姑娘擱開了。）從今以後再也不要看見你，再也

不認你是我的兒子！你給我滾！我要你做賊的兒子幹什麼？快給我滾。

蕭大龍 做賊？哈哈，就算我做賊罷，可是你做什麼？人家都說你做漢奸！

（蕭漢江趕過去打他，他逃到門邊去。中間又隔着金姑娘。）

金姑娘 （對蕭大龍）得了得了，幹嗎呀？你回去罷，有什麼鬧的呢？

蕭大龍 我再也不承認你這樣的人做父親！（父親再追過去，他已走了。）

（忽聞噪雜的人聲自地下室慢慢的騰上來。）

羣衆甲 （聲）我們再去問他要人！

羣衆丙 （聲）怕什麼，再去！

李大嫂 （聲）他要捉人就讓他捉罷。（夾着小孩的哭聲。）

張大媽 （聲）坐牢也好，反正是不不得活的。

王老爹 （聲）不，我們還是去跟他講理。

羣衆乙 （聲）跟他這種人有什麼理可講？

李大嫂 （聲）我們跟他拚命！

羣衆丙 （聲）我們打死他！

（接着是極重的敲門。）

蕭漢江 不准他們爬了上來！（瘋狂的）別讓他們上來！

金姑娘 (使勁的抵住門。)李大嫂，你們下去罷，我在給你們想法子。

羣衆甲 (聲) 有什麼法子想？開門！

李大嫂 (聲) 沒有什麼話說，我只問他要人！

羣衆丙 (聲) 開門，不開門我們就打進來！

金姑娘 別嚷，聽我說呀！我已經跟他說好了，我要他立刻就給你們交涉去。

張大媽 (聲) 那麼我的兒子到底是上那兒去了呢？

金姑娘 他們做工還沒有完，給鬼子留住了。我要他立刻交涉去，馬上放回來。

王老爹 (聲) 那麼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金姑娘 蕭大爺去想辦法啦，明兒早上一定可以回來。

李大嫂 (聲) 一定的麼？

金姑娘 我不騙你們的，大家回去吧。

王老爹 (聲) 明天，明天，……唔，那麼讓他給我們交涉去。

羣衆丙（聲）也好我們明兒早上再來

張大媽（聲）金姑娘，你做做好事罷，菩薩會保佑你的，請他一定給我找兒子回來哩。

金姑娘 好，你們去罷，我一定不騙你的。

羣衆甲（聲）不給人還我們，就打……（人聲，脚步聲，慢慢的低下去。）

金姑娘（對蕭漢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看你怎麼交人給他們！

蕭漢江（受了極大的刺激，雙手抱着頭坐着，一會兒又站起來。）哼，他們罵我漢奸！就連我兒

子也罵我漢奸哦……馬國材那小子，到逍遙事外，讓我一個兒承當（少停，他憤然的

向外走。）

金姑娘 你上那兒去？

蕭漢江 管什麼！（下。一會兒又回來。）有零錢嗎？

金姑娘 我那兒有。

蕭漢江 放屁，方才的錢不是全給你拿去了嗎？（自動的從抽斗內拿錢。）媽的，老子要喝

酒！（憤憤地下）

（金姑娘坐了一會，讓腦筋清醒一下。後至左方門邊靜聽地下室的聲音。又輕輕的打開門。見崔朝明在樓梯旁。）

金姑娘（低聲）小崔，小崔……你過來我跟你說話。（崔朝明上樓梯的脚步聲，一會兒站在門旁。）他們還在那兒鬧麼？

崔朝明 走了許多，還有幾個人在那兒講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那些苦力全死了麼？

金姑娘 誰知道？都是馬國材鬧的鬼。（少停）喂，我問你，你那個朋友倪……倪什麼？

崔朝明 倪毅。

金姑娘 對了，倪毅。他來了沒有？

崔朝明 沒有來。你問他幹嗎？（做了一個鬼臉）唔，你看上了他是嗎？

金姑娘 呸，我跟你說正經話呀。他還要來的嗎？

崔朝明 誰知道呢？也許還得來吧。

金姑娘 那麼什麼時候來呢？就要來嗎？

崔朝明 哈哈，你簡直待不住啦，是不是？我不是說過我不知道嗎？

金姑娘 那麼他來了你立刻就來告訴我，好嗎？

崔朝明 好啦！（但是二轉念，賤蕭地。）可是蕭漢江要你問的？

金姑娘 沒有的話，我有事要問他！（笑打他，回身關上門。）

（她在屋子收拾了一會兒，又跑到梳粧台那兒照鏡子。忽然窗外有口哨聲，她知道那裏蕭大龍來了，便走近窗前，向外說話。）

金姑娘 你又跑來幹什麼？一會兒你爸爸又得來的。

蕭大龍 （聲）晚上我在老地方等你。

金姑娘 什麼地方？

蕭大龍 （聲）就是浪花街前次你去過的那個地方。

金姑娘 幹嗎要上那兒去呢？

蕭大龍 (聲) 我有話跟你說, 逃走!

金姑娘 逃走(少停) 晚上我怎麼能去? 你爸爸在這兒哪。

蕭大龍 你想法兒騙他一下不就行啦。

金姑娘 ……

蕭大龍 一定要來的哩。

金姑娘 好, 我能來就來罷。

(她反轉身來, 靠着牆, 默默的想着。)

——幕緩下——

第三幕

時間

第二幕之直後，正是黃昏。

地點

第一幕同，地下室。

佈景

第一幕同。

幕啓：立刻聽到張大媽在繼續着喋喋不休的說話。她說話的聲音，禁不住抖着嗓子，使崔朝明很感動。李大嫂爲了使她瘦弱的孩子不哭，便將奶頭塞在他嘴內，可是吃不出奶水來還是哭。

張大媽 (對崔朝明) 哪,少掌櫃的,我的小張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不過無論怎樣

總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呀! (對自己說) 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怎麼過下去呢?

李大嫂 就是你的小張不好,我當家的是不去的,你的兒子一定要拉他去。

張大媽 那你不能冤他啦,他也是一番好意,有工做總得照顧自己的朋友。誰會知道一去就不回來的呢?

洪二爺 唉,張大媽,你說得對。誰都想往好處鑽,所以石富財要去,我也不好說什麼的啦!

崔朝明 對,碰着這樣的事,誰也冤不了誰。不過當時若是聽了我的話,大家都不去,那就沒有今天的事了。

張大媽 是是,少掌櫃的說得對。可是有活兒不做,就得餓死,誰會知道一去就不回來的呢?

崔朝明 (對李大嫂) 怎麼這孩子吃着奶也是哭? (孩子哭得很響)

李大嫂 吃不出奶呀!少掌櫃的。大人沒得吃的,小孩兒那會有奶呢? (說着流下淚來)

張大媽 哪，李大嫂，你聽我說：小張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可是，現在總得靠他吃飯哪！

（對自己說）有什麼三長兩短，叫我靠誰去？

李大嫂 （哭訴着，拉長聲音。）我們活要活在一道，死要死在一……道的……啦！哦哦，天

哪……哪……你要是不在啦……我一定給你報仇的……啦！……哦哦，天哪……

呃！……

崔朝明 李大嫂，別哭呀！哭有什麼用呢？得想方法呀！

洪二爺 對呀，哭幹嗎哇？年紀輕輕的……嘻嘻，幹嗎哭哇？

李大嫂 哦哦，天哪……呃……

崔善慶 （自窗洞伸出頭來）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呀？哭哭啼啼的，要哭回家去哭，這兒是

要做生意的。

洪二爺 四粒掌櫃的。（從崔善慶手內接了紅丸。）

張大媽 去罷，李大嫂，咱們回去罷。現在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幹嗎就哭呢？

倪毅 (走進來，向窗洞內的崔善慶。) 老伯好哇!

崔朝明 唷，你來啦!

倪毅 幹嗎哭?

崔善慶 誰知道呢? 她的男人不見了，跑到這兒來哭。

倪毅 哎，這個年頭兒也真不成世界。剛才我從海河南邊走過，河裏浮出許多死屍?

崔朝明 死屍? 那兒來的死屍?

李大嫂 (突然驚愕的停止了哭泣。) 海河裏浮出來的，你看見了麼?

倪毅 我打從那萬國橋北面走，聽見許多人在嚷着。有的說，大概是流氓自相殘殺，死了

以後將屍體拋到河裏去。有的說是抽白麵兒的，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跳河自殺。

張大媽 都是抽白麵兒的麼?

倪毅 誰知道呢? 我想擠過去看看，可是給警察攔住，不准大家走近去看。

洪二爺 啊，青天白日有這樣的事麼? 不過等過足了癮，再來聽你的山海經。(向烟床走

去。

倪毅 怎麼的？

崔朝明 她的丈夫做工去，已經十幾天了，到現在沒有回來。（向李大嫂）你哭也沒有用呀。你快去看看，有沒有他的屍首再說。

洪二爺 （聲）回頭我也去看看，有沒有石富財的屍首。

崔善慶 真的，哭有什麼用呢？（指張大媽）你也去吧，看看有沒有你的兒子？

張大媽 （喃喃的說）不，不會有的事……我的兒子抽大煙，可是我知道他不會尋死！

……不，不會有的事……（給李大嫂扯着一同出去了。）（聲）……年紀輕，不學好，我也恨他，可是無論如何，總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呀！假如有什麼三長兩短……（接着

是淒涼的叫賣聲。）

倪毅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崔善慶 哎！假如真的他們全死了，那這些娘兒們也有的苦了。（自窗洞中縫縮進頭去。）

崔朝明 你忘了麼？那次不是你看見的，一批煙鬼給上面的那個蕭漢江找去做工，到現在一點音信也沒有，一個也沒有回來。

倪毅 啊！真有這樣的事，一個也沒有回來？

崔朝明 對啊，大家都在問姓蕭的要人……

倪毅 唔，中國人簡直比狗還不如了……

崔朝明 他媽的，假使死的真是他們，那末那些東西全該死，那一天我再三跟他們說，別給鬼子做活兒，可是一個個都快活得什麼似的，不聽我的話……只要有活兒做，不管主人是誰，好罷，現在完啦……

洪二爺（自烟床那兒出來。）這也是天數，我那天若是跟着石富財去啦，也別想回來了。可是石富財，可惜……咳！

倪毅 哦……

崔朝明 可是，現在還不能確定那些死屍就是這些苦力。

洪二爺（突然對崔朝明跪下）少掌櫃的！……對不起！……對不起！……

崔朝明（攙他起來）你這是什麼？有話說罷。

洪二爺 我沒有……剛才四粒……哈哈……求你……

崔朝明 得了得了，（揮手）你去罷。

洪二爺 謝謝少掌櫃的！感激得很大的出門又回身再說。謝謝少掌櫃的！

（倪毅和崔朝明望着洪二爺的背影苦笑。）

（數來寶的入內。）

數來寶 說說走走快如風……（兩塊半骨板敲打着。）

崔朝明 去去，這兒是洋行。

數來寶 這洋行，真不錯，裏面全是白麵客。有男客，有女客，吸白麵更比「開盤」樂！（咕噠，咕噠，咕噠，咕噠，咕噠，咕噠。）說洋行，道洋行，道洋行，洋行裏面擺着雅片床。有烟燈，

有煙盤，過癮還得有大洋錢。（咕噠，咕噠，咕噠，咕噠，咕噠，咕噠。）

崔朝明 你這話是怎麼講的？

數來寶 天下的事，真難講，白麵出在大洋行。洋行老闆來頭大，咱們頭上充霸王。可憐咱

們白麵客，賣了老婆賣了房。（咕咕噠……）

崔朝明 走走，不要吵！

數來寶 不敢吵，不敢鬧，咱們唱的是蓮花落。單說你在天津衛，洋錢鈔票賺了不少。（咕

咕噠……倪毅給他銅板。）這位先生鬆鬆手，給俺銅板俺就跑。

倪毅 （望望四周）小崔，我的事辦好了，我打算明天走。（自貼肉的口袋內摸出一塊寫

有字的小綢子。）借我一根針，我要縫一點東西到衣服裏子裏去。

崔朝明 這是什麼？

倪毅 這是一……（笑）一件法寶，有了這可以找人。

崔朝明 你得當心啊，有多少到關東去的朋友，全在山海關給搜出什麼東西來，很快的

就給槍斃了。

倪毅

我有一次才夠危險的哩。那還是九一八以後不多久，東北同鄉會在北平半公開的成立了義勇軍後援會。有一次派了許多人，都給了秘密命令到關外去。有的到吉林，有的到黑龍江，我是被派到遼寧。我們都扮裝了做生意的人，繞一個圈了，從大連上岸。你想，我的那個公事放在什麼地方？我將它放在一管牙膏裏面。我想這是最好的方法，可是我很鎮靜着，因為我的心總禁不住撲撲的跳。果然船在大連快靠岸的時候，上來了許多便衣警察，搜查着每一個形跡可疑的人。我的心更加跳得利害，簡直就像心要從口內吐出來似的。我和同伴們彼此約好了是不認識的人，可是我親眼看見一個一個都給帶住了，我差不多就渾身發抖。但是後來我打定主意：他們既然來了，就得給他們搜，反正也逃不掉的。怕什麼呢？死就死罷。中國人幾千幾萬都給鬼子宰了，難道還多了我這一個不成？就這麼心一橫，反而什麼也不怕了。等到挨班兒搜到我身邊來的時候，我便自動的打開包袱，把所有的東西都拿給他們看。唉，他們什麼也查不着，牙膏瓶子罷，簡直開也不開，便扔在旁邊，走了……後來我上岸便

到一個朋友家內去住了一天。可是第二天早上，在街上看見電燈柱上掛滿了我們友們的頭，那簡直比看見自己父母的屍體還要難受。不過同時也替自己歡喜：總算是一次從死裏逃生！

（崔朝明從房裏取出針線來交給他，倒將符號縫入夾衣中。）

崔朝明（感傷的）這五六年來，我們的同伴，明的暗的，真不知道給殺了多少？

倪毅 可不是飛機，大炮，毒瓦斯，暗殺，槍斃，他媽的，他們什麼殘酷的手段全使出來了？

崔朝明 但是這樣大的犧牲有什麼用呢？老兄！他們在關東的勢力是根深蒂固的。現在你看罷，整個的北中國也跟關外一樣了。

倪毅 那末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活動是沒有用了！

崔朝明 事實上，那除了大批大批的送死之外，我看……

倪毅 哈哈，小崔！你跟我開玩笑？

崔朝明 玩笑什麼？你說有什麼好處？這些年來得着一些什麼？宣統還是那兒做皇帝，鬼

子還在那兒做提線戲，還有現在內蒙古的王公也都歸順他們了。

倪毅（差不多是語塞的樣子）這……這是……

崔朝明 這是……什麼你說呀！

倪毅 這你只看到一面，還有一面……

崔朝明 還有一面是什麼？

倪毅 還有一面就是永遠不投降的游擊戰爭。

崔朝明（搶着說）我不是說過了麼？這種游擊戰爭不中用。前些年到還有人給義勇

軍募捐，接濟軍餉，可是近年連這個也沒有了。至於沒有軍火接濟更不必說……

倪毅 嚶，你別搶着說，你聽我說完呀。

崔朝明 好，你說罷。

倪毅 你不覺得我們年年不斷的跟他們打，不使他們也感受威脅麼？

崔朝明 威脅什麼？

倪毅 噫，不是他們自己也承認非得有大批的軍隊，非得有大批的軍費，不能將「匪賊」消滅下去麼？差不多沒有辦法對付，這就是威脅。

崔朝明 哼，這也許是對的。

倪毅 那末你不覺得他們自己的軍隊不願意和我們打麼？尤其是那些所謂滿洲國的，不是更不願意打自己中國人麼？有一次我親耳聽見一個俘虜說，他們真不想和我們打，可是不打又給官長逼得沒有辦法。他們一有機會就給我們送子彈，就連他們的下級長官也是這樣。

崔朝明 唔。可是咱們人數少，他們人數多……他們有後台，咱們什麼也沒有……

倪毅 你全錯啦，東北三千萬人全是咱們的同伴，咱們的兄弟，從前咱們隊伍裏祇有胡子，農民，散兵，可是現在，學生，工人可不必說，教員，地主，軍官，運資本家也加入到我們這兒來啦。（遠處有工廠汽笛聲。）

崔朝明 這是鬼子逼得他們沒路走的原故。

倪毅 對了，就因為他們給逼得無路可走，才走上了這條生路。那末每一個中國人都走上了這一條路，都有了打的決心，都要拚了性命來趕掉鬼子，「收復失地」，這就可以担保將來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汽笛聲很洪亮。）

崔朝明

……唔……

倪毅 小崔！我有一個時候也和你一樣消極過，覺得我們是傻瓜，可是看看咱們老百姓的生活，看看敵人的殘暴，我要像你一樣消極也消極不下去……

崔朝明

……

倪毅 小崔！你不該儘數在這鴉片窟裏面！你不抽鴉片，但是這兒的這種死人一般的空氣和鴉片一樣的可以使你消沉，可以使你墮落下去！

崔朝明 這也許是對的……

倪毅 你們的同胞，現在不知有多少多少加入在我們的隊伍裏面，咱們的敵人，是共同的，你還記得你的老家？

崔朝明 是的，我的心並沒有死，我也沒有忘記我的老家。只是我在這鬼窟裏待得太久了。現在多謝你提醒了我，讓我們再握起手來勇敢的幹吧。

倪毅 哦，這真好極了。朋友，拚着我們的鮮血和頭顱，驅逐我們的敵人，收復我們的失地！

我們不是一輩子做亡國奴的！（洪亮的汽笛聲。）

崔朝明 用不着說。

倪毅 你有什麼心裏的話，可以跟我說，……我們是幾年的好朋友。

崔朝明 我……的心並沒有死，可是跟您說，……（正要說時）

（崔善慶揩着眼睛自黑屋裏走出來，顯然是小睡之後，他已經聽見了倪毅和他兒子的談話。）

崔善慶 你們說什麼？（放響聲音）說話當心點兒，你們不要性命，我可還要做買賣啊。

（望望黑暗處）噢，怎麼的啦？這小子還沒有吃好？（大聲喊）紅疤子！……紅疤子！

（走過去）你這小子怎麼的？又睡着了？噢，不在？

崔朝明 紅疤子走了。

崔善慶 錢給了嗎？

崔朝明 沒有。

崔善慶 沒有給錢怎麼放他走呢？你幹什麼來的？

崔朝明 人家拿不出錢麼，留住他幹嗎呢？

崔善慶 噯，你會做好人吶。沒有錢就放他走？你得知道咱們在這兒是做生意呀。

崔朝明 （低聲的）我不希罕這齷齪生意。

崔善慶 什麼？你說這是齷齪生意嗎？噯，想不到你學會了挺撞老子吶。你整天坐在家

裏什麼也不會幹，爸爸賺錢來養活你，你到不高興啦！是不是？（逼近兒子）你也有良

心麼？我這麼大年紀，你不賺錢來養活老子，反到老子來養活你，你到底是在幹什麼的？

前幾天好些人找你去走走私貨的買賣，可是你懶得像死蛇一樣，放着發財的機會

不去找。要是爸爸像你這樣的年紀，能夠跑路我早去啦！哦，混蛋東西。什麼事也懶得

動手，反到說這生意不行，那末……

崔朝明 可是，你不覺得靠着洋行的招牌，欺負中國人，不是可恥的事麼？

崔善慶 可恥，大官大府的做得，咱們老百姓做不得（更逼近他）

崔朝明 不……

倪毅 （急止崔朝明）小崔！別響！老伯你別生氣，爲一點小事，何必呢？

崔善慶 這混蛋東西！有本事就別回到我這兒來，不是我這醜齷生意給你做靠山，你能

在這天津住嗎？（對倪毅）唔！你也得體諒我，別再帶他向壞路上走。

倪毅 我……

崔朝明 爸爸！你得認清了我從前也不是幹了馬賊。

洪二爺 救命呀！救命呀！（急自外奔入，大家驚恐。）

倪毅 幹什麼？幹什麼？

洪二爺 （向崔善慶作揖）救救我，救救我，馬國材追着殺我來了。

崔朝明 還是爲了偷了他老婆的褲子的事嗎？

崔善慶 那我不管！

洪二爺 做做好事罷！（跪下）救救我罷！

崔善慶 你剛才爲什麼錢也不給就逃走？

洪二爺 哦，我該死，我該死，我沒有錢，我該死。（拖住善慶的腳）可是，你就看着我給人殺死麼？

倪毅 那有這種的事，青天白日敢殺人？

洪二爺 不，他會殺我的。他什麼也不怕，誰也管不了他。只有你，崔老閻！只有你是能救我的！
的！崔大爺！難道你眼睜睜的看着我給人殺死在你的面前嗎？

崔善慶 快，藏到我房內去！（洪二爺急藏去）他媽的馬國材太無法無天了。

倪毅 天下有這樣的事，白天敢殺人！

崔朝明 他奶奶的，他是什麼都做得出的。

馬國材 （持短刀急入）紅袍子來了這兒沒有？

崔善慶 沒有哇，馬大哥。

馬國材 沒有我遠遠看見他逃進來的，怎麼能說沒有？

崔善慶 真的沒有，馬大哥！什麼事跟你過不去嗎？

馬國材 他媽的狗東西，非殺死他不可。（他到處搜尋，想到崔善慶的房內去。）

崔善慶 請別跑到我房裏去，我房裏是從來不給壞人藏起來的。（崔善慶拖住他。）

馬國材 唷！怎麼的？進去瞧瞧也不行麼？

崔善慶 大哥，平常的時候，你肯賞光到我房內喝杯茶，抽袋烟，坐一會兒，那請也請不到。

啦。可是你今天要進去尋仇，動刀子，大哥，那你就太小看了我啦！你說，我會在房子裏

藏着你的仇人麼？哈哈！

馬國材 行，崔老闆，一句話，我相信你！（晃一晃刀）狗畜的，總有一天逃不了老子的手！

（將刀插入腰間的皮鞘內去，往外走。）

崔善慶 大哥！就走？不歇歇腿去？

馬國材 我還要辦公去，回頭見！

崔朝明 （看着馬國材走了，向房內喊。）洪二爺，好出來啦！（沒有回答）沒聽見麼？馬國材

走啦！

洪二爺 （抖擻着出來，拭去額上的汗。）真的走啦？

崔朝明 哈哈，嚇成這個鳥樣子。

洪二爺 你別吹，給你看見那明晃晃的白刀子，你也會牙齒打哆嗦。（往前走）

崔善慶 （攔住他，搜身。）慢慢的，別在我屋子裏順手牽羊的帶那末一手。

洪二爺 （坦然的給他搜。）那我就太沒良心啦，崔大爺你救了我的命，不瞞你說，我還在

打主意到什麼地方弄點值錢的東西報你的恩哩。

崔善慶 噢，看你小樣子不出，到好心眼兒哩。

洪二爺 唉，洪二……不，我紅袍子雖窮，我的一顆心却是擺在正中間的。

崔善慶 （正顏厲色的）別吹牛皮啦，紅袍子，明後天不還錢來，當心我槌斷你的賊骨頭！

(走向房裏去。)

洪二爺 是是是！

倪毅 真他媽的成了鬼世界，大白天動刀殺人，我還是第一次見過。

崔朝明 怎麼的？受不了麼？又一個人在發牢騷啦！告訴你，有得瞧的。(轉問洪二爺) 喂，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了一件小褲子就能殺人？

洪二爺 不，不全爲了褲子，還有一次他老忘不了我的仇。那是他還在松井洋行打雜，不像現在這麼闊。有一天，他綁了人家一個小閨女，就藏在那個洋行裏。這事情瞞不過我洪二爺，我跟他說：「喂，好小子，有好處大家分一點。」他也回答得好：「行，你來得正好，你替我跑這趟差罷。」說着，他在袋裏掏出一片白紙來交給我，另外又拿出兩毛的角票，這才像個爺們似的吩咐着我：「你到北街胡家送這封信去，說今天十二點以前，帶五十元錢來贖他的閨女。明兒來加倍，後天再不來撕票。……今天先給你兩毛，事成了給你一塊。」當時我想，好小子，做這個買賣，才給我一塊？我跟他說至少

要五元。他說：「行，事成了不會少你的。」可是他媽的，以後他賴了，不給，連一塊錢也不給。那末，我也不是傻瓜，有一天我悄悄的跟他過了大和街，上了東馬路的茶樓，我便報了公安局，把他帶住了。不是他洋行裏來頭大，保了他出來，險些兒不要他的命！從那次以後，他就恨死我了。

崔朝明 哦，原來還有這麼一個好故事。

倪毅 可是，無論怎麼的，總不能青天白日的殺人。

洪二爺 那你就別說了罷，老兄！現在就是他們的世界，有什麼不能幹的勾當？我不冤你，

天津這地方，你若是給他們害死啦，你家裏的人就嚷也不敢嚷，簡直有冤沒處訴。

倪毅 這話對，海河裏的那些屍首

洪二爺 海河裏的屍首，我剛去看了來……

倪毅 噢，怎麼樣？你着了沒有？

洪二爺 你聽我說呀。多少人哪，男男女女，老的，小的，都擠着擠着要到河邊上去認屍，哭

哭啼啼的，連對面說話也聽不見，可是警察却不准認屍。……

崔朝明 爲什麼？

洪二爺 鬼知道爲什麼，就是不准認，人衝上去就用槍柄打他媽的，那些警察真起勁！

倪毅 那末你也沒看着嗎？

洪二爺 不，你聽我說呀。我打定主意，王八旦，你不讓我看，我偏要看。我偷偷的從很遠的

地方溜過去。哎呀，那末些死屍，總有一二百，全臭了，大熱天，臉孔全爛得不認得！……

倪毅 那末怎麼知道是不是前次招去的那些人呢？

洪二爺 哎，你就別打岔，聽我說呀。我想別人不認得石富財我總認得，他的右手少一個

指頭的。給我仔細一找，真的找着了！

倪毅 哦！

洪二爺 他和別的死屍一樣，身上也是一絲不掛……

崔朝明 這樣說，那些苦力全這樣死啦！

洪二爺 那還消說老兄！（無力的坐下）

倪毅 （瘋了一樣）什麼世界？什麼世界喲！

洪二爺 有許多人在那兒談着，說是流氓自相殘殺。也有人說，是鬼子招華工，上了輪船就要寫字據：要做二三年才能回家，工錢也要做到滿了才能拿錢，假如有誰不願去的，就在晚上給麻藥迷着，拋下河去。可是誰又知道到底爲什麼死的呢？

崔朝明 （向倪毅）喂，蕭漢江那傢伙，大家就這樣放過他嗎？

（崔朝明凝望着倪毅，等候他的回答，可是倪毅不說話，只背着洪二爺做了一個「殺」的手勢。）

崔朝明 可是他的金姑娘還等着你，你回來了要我就去告訴她的哩！

（倪毅怒視了一眼，並不回答。）

——幕快下——

第四幕

時間

第三幕後四小時，開幕時爲夜十二時許。

地點

同第三幕，地下室。

佈景

同第三幕。

幕啓：遠遠的有洪亮的鐘聲響着，共十二下。昏黃的電燈在室內照着，人影在牆壁上來去。崔善慶關了電燈，打着呵欠到他室內去睡覺。隱約的聽見崔朝明的鼾聲。倪綴沉思的坐在一旁。洪二爺

像幽靈似的從烟床那兒出來。街上有拉胡琴賣唱小調的聲音。

洪二爺 大家都走了，我也得睡覺去啦！（聽着鼾聲。）少掌櫃的真好睡勁兒。（走過倪毅面前。）怎麼的！你還不歇去麼？

倪毅 （在沉思中驚醒過來。）哦，一會兒就睡。你吶，回家去啦！

洪二爺 唉，大熱天，這一帶的屋簷下全是我的家。（一面走，一面哼着大鼓調。）「楊六郎跑了馬……能行，忽然來了一股子宋……家兵。楊六郎在腰間掏出那根鵰……翎箭，對着他妹妹的那個鼻……樑骨……」（他有意唱得很淫穢。歌聲帶着他出門，慢慢的，以至於在靜夜中消失了。）

倪毅 （迷惘的站起來，似乎寂寞得使他傷感。他站起來，走向窗前。一股月色從鋪道的窗戶中瀉進來，不由的吟哦着李后主的詞。）「……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金姑娘 （從樓梯上走下來。因為她用打火機燃了一根紙烟，所以觀衆可以看得清她的臉。她穿

了白綢上衣和黑香雲紗褲。除了日間（第三幕）所見的鼻樑上的紅癢之外，胸前多掛一串茉莉花。）什麼？全睡啦？

倪毅 （見了她，立刻興奮起來。）哦！這時候您……

金姑娘 （低聲而俏皮的）看您來啊。（見倪毅去開電燈，立刻制止他）不用開電燈，就這樣

靜靜的談談不好嗎？（看看月光瀉入）今晚的月亮好極啦！

倪毅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金姑娘 噢，不是教小崔來告訴我麼？

倪毅 我教小崔……（沒有說下去，指樓上）那……

金姑娘 老頭？在家呀，不知又從哪兒喝了酒，醉得開口大罵，打人，好一會兒，好容易服侍

他睡着了，才能下來換一口氣。

倪毅 他很愛喝酒麼？

金姑娘 喝酒？酒，簡直是他的命。天天要喝，別人跟他過不去罷，更要喝。

倪毅 誰跟他過不去呢？

金姑娘 誰都跟他過不去！今天下午……別說了，說了多氣人！（少停）跟您有半個多

月不見啦！

倪毅 差不多。

金姑娘 上那兒去過？

倪毅 上……（懷疑）唉，有點兒事。

金姑娘 有什麼事？

倪毅 （佯笑）……

金姑娘 不能跟我說？（走向窗前去）天氣太熱啦，到晚上也不肯涼一點兒的。

（倪毅以懷疑的眼光望着她的背影。）

金姑娘 （聽見烟床上的鼾聲，回轉身。）這兒還有一個烟燈沒息掉。（拿着烟燈放在桌上。）

就這末一點兒亮，咱們坐着談談到怪有趣的。（她和毅倪隔着桌子坐下來，凝視着他，微

笑的，眼睛裏表示着無限深情。好一會兒，倪毅有點難爲情起來。

倪毅 你這樣望着我幹什麼？

金姑娘 （不立刻回答）不爲什麼？就這末看看。（又看了好一會兒）鄉親！

倪毅 鄉親？哦，對了，咱們是同鄉啦！

金姑娘 咱們通化現在怎麼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吧？

倪毅 你問的是那一方面呢？

金姑娘 那一方面都好，我對於家鄉什麼全不知道。

倪毅 那你教我怎樣說呢？反正那兒是換了朝代，什麼全變得不成樣啦，不說別的，單說

這幾年姑娘媳婦兒，就不知道死了多少。

金姑娘 怎麼會死姑娘媳婦兒呢？

倪毅 那還消說嗎？金姑娘，你想想就會知道的。

金姑娘 全是鬼子幹的？

倪毅 還有誰？

金姑娘 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堡子外面放馬，一聽見馬賊來了就拼命的逃走，比我年紀大的姑娘們，就使勁的縛緊褲子……現在也許她們全死了吧？

倪毅 你的家住在什麼地方？

金姑娘 王家堡子。

倪毅 可是你並不姓王。

金姑娘 我原來是姓王。

倪毅 噢？（眼睛逼着她再說下去。）

金姑娘 說起來話長着哩。（少停）那還是我十三歲的那年，我給人拐帶到哈爾濱。那

個人姓金，大概也是高麗人吧，我記得別人都叫我做高麗棒子。

倪毅 後來呢？

金姑娘 後來進關啦，到了這地方，又到那地方，青島，大連，北京，石家莊，全到過……

倪毅 現在嫁人了。

金姑娘 不，我並沒有嫁給他。

倪毅 他待你很好嗎？

金姑娘 混下去就算啦！（多少有一點感慨地站起來，閃着她手指上的鑽戒。）

倪毅 你也想回家去？

金姑娘 怎麼不想回去。我還記得那兒有着走不盡的樺樹林，成堆的大豆，成羣的羊馬。一到冬天，滿地全是雪，小孩兒們在雪地裏跳着，叫着，笑着，可是現在已經不是那樣快樂的世界了。

倪毅 是的，那兒現在給鬼子佔據了。可是我們一定要奪回來的，那末你也可以再回到那兒去了。

金姑娘 真是這樣麼？那就太好啦！你睡得很晚嗎？樓上還有一點兒酒，我去拿來！（矯捷地往樓上走。）咱們看月亮！（很快的上去。）

倪毅 (望着她的背影多少的不安和好奇來回的走着獨白) 這個女人真有一點古怪!

金姑娘 (捧了酒壺酒杯和茶碗,下來) 快來給我幫忙。

倪毅 (接了幾樣東西在手裏) 還沒有醒?當心啊,別鬧出亂子來。

金姑娘 不像死豬一樣。(擺在桌上) 坐下來。沒有什麼下酒的菜,就這末隨便酌幾杯罷。

倪毅 可是我不會喝酒的。

金姑娘 男子漢不喝酒!你看我就能喝!(斟一杯給他)喝!(自己一飲而盡。)

倪毅 我看你有點兒古怪。

金姑娘 這是我的脾氣,愛什麼就幹什麼,愛喝酒,就痛快地喝一下。

倪毅 你和蕭漢江也常喝酒?

金姑娘 問這幹什麼?……不過,(有意無意地)我常常跟他喝,您覺得怎麼樣?

倪毅 我這和我一點兒也沒干係。

金姑娘 沒有干係，那爲什麼要問？（笑了）可是您可以問，咱們是鄉親，（少停）有的人，我只要見一次面，就和他說得上來的。（同喝酒）您乾呀！（少停）您知道，一個在外面東飄西蕩像我這樣的女人，沒有了生身父母，也沒有了家，有時候碰上一個家鄉來的人，還不是自己的親人一樣麼……

倪毅 我不能喝了。

金姑娘 怕什麼呢？喝醉了有我在這兒陪着你醉！

倪毅 小心點兒，我不能跟你一樣。

金姑娘 什麼？您害怕？怕他會帶住您，是不是？

倪毅 他帶住我幹什麼？我又不是……（驚恐）

金姑娘 說得頑兒的，就嚇成這個樣子！

倪毅 我幹嗎嚇？笑話！（少停）喂，我問你，今天下午的事，老蕭打算怎麼辦呢？

金姑娘 什麼事怎麼辦？

倪毅 不是好些人要他交人麼？海河裏浮出許多屍首，誰也知道那一次老蕭招的那些

苦力全死啦！

金姑娘 啊？全死啦？（很受刺激）

倪毅 你不知道嗎？

金姑娘 全……死……啦？

倪毅 你一定知道，他們爲什麼死的？

金姑娘 笑話！我怎麼會知道？

倪毅 你剛才的臉色告訴了我。

金姑娘 我的臉色？哈哈！你是看相的！哈哈！（她已經半醉了）

倪毅 你幹嗎笑？

金姑娘 哈哈！爲什麼不笑？你以爲老頭兒的事，我全知道嗎？您太看得起我啦！

（少停）得了，不談這個罷，咱們喝酒！

倪毅 我不能再喝了。

金姑娘 我要您喝！這一杯我不要您再喝了。

倪毅 (給她的嬌媚的眼光感動了) 好，再陪你喝這一杯。嗚……(用手拭嘴) 再也不能
喝了。

金姑娘 哎呀，可糟！

倪毅 什麼事？

金姑娘 我忘記了到一個地方去。他約好我去的。

倪毅 (驚訝) 什麼地方？

金姑娘 不管他，我本來就不高興去。(起來，推開窗子，晚風吹着，哼起小調。)「初次會見有

情郎的面，我愛你這俊俏又溫柔，還愛你雙眸子眼睛暗地裏把情來勾……」你會
唱？

倪毅 我不會。(望着她)

金姑娘 唔，那末聽我唱。（繼續唱）「用多少花言巧語，將奴家哄上你的手。沒多時，你粗心胆大，半夜三更闖上了繡花樓，還要把情偷。闖上奴的繡花樓，一把抓着小妹妹的手，小奴家心裏雖肯，嘴裏說不出口……」（目光凝視他，他的熱情也明白的表現出來。）你愛聽這個嗎？（倪點頭，無意識地拿起酒杯，金急阻止他。）您不能再喝了。

倪毅 （在迷惘中驚醒了似的。）唱得好，金姑娘！

金姑娘 （熱情地凝視着他。）你愛聽？

倪毅 （趁勢握着她手。）哦，你要我怎樣說呢？

金姑娘 不能說？那末您的意思是……（熱情地走近倪，舞台慢慢的暗下去。又聽見她歌聲。）

「有情郎跪在地下不抬頭，一心一意要把情來偷，小奴家寬衣解帶與我郎消悶解憂愁，賣的是風流……」

（在黑暗中，歌聲消滅之後，舞台靜了好些時。後有隱約可聞的男人臨死時的呼喊聲。停了一會兒，又有兩個男人格鬥聲，又是呼痛的聲音，似乎又有一個男人死了。再停了一會兒，聽見遠處兩

三聲鷄鳴犬吠。汽車駛過的聲音，工廠內的汽笛聲，同時遠處的鐘聲夾在各種聲音間敲了五下。從暗到明，乳白色的光，從窗裏模糊的透進來。

倪毅 瞧，已經天亮了。（他們仍在原處，不過很親密的坐在一起。）

金姑娘 唉，一會兒天就亮了！（依戀的目光望着他。）您真的今天要動身？不能爲我留一天？

倪毅 這地方太可怕，我不能待下去。我得走啦。天下事，本來就沒有永遠不散的。

金姑娘 （熱情地抱着他，甚至於流出眼淚。一會兒拭着眼睛，懇切的說。）您還是走的好。唔，我也知道留不住您的，您有事要幹，待在這兒也有危險，現在我得告訴您，老頭兒有點知道了您是什麼啦，他要我當心。

倪毅 （驚慌的）他對你這麼說？（立刻脫開他的擁抱。）他當我是什麼（站起來）

金姑娘 好孩子，老是這麼大驚小怪的，我在這兒，怕什麼？我餓啦，您跟我出去買點什麼點心來，回頭我送您到車站去。

倪毅 這末早有什麼點心可買呢？

金姑娘 大餅包子總有的。（拉着他一同從通街的石梯出去。當他們開了門，陽光便衝了一條進來。可是陽光照不到的地方，仍是灰暗。一會兒，只見一個女人進來，很模糊，差不多看不清面孔。她匆忙而飄忽，使人們覺得緊張可怕。她很快的走上通金姑娘房的樓梯。一會兒，天又亮了一點。）

倪毅 （聲）我說了的，這時候買不着點心吃的。（和金姑娘一同進來。）現在你還是上去睡覺罷。

金姑娘 我不睡，我去換件衣裳，送您到車站去。

倪毅 （金姑娘已走上樓梯。）不用送……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立刻聽到一個女人拖長的尖聲「啊」接着一個女人跌了下來，疊到在地上。金姑娘驚退，倪毅趨前。此時天已大亮。原來是李大嫂暈倒。）

倪毅 快拿冷水來。（扶起她）

金姑娘 (在屋子裏找不着水) 沒有水。

倪毅 桌上不是有冷茶嗎? 也行。(就她手內洒些水在李大嫂的臉上。)

金姑娘 她爲什麼從我屋子裏跑下來呢?(走上樓去) 可奇怪了。(隱沒到觀眾視象之外。一會兒,有開房門的響聲,立刻驚恐的喊叫。) 不得了,老頭子和蕭大龍父子兩個給人殺死了。

倪毅 (將扶着的李大嫂放到地上。) 有這樣事麼?

金姑娘 你來看,你來看。(倪毅跟着她上去) 滿身全是血!

崔善慶 (匆忙的自房中出來) 什麼事? 什麼事? (上去)

崔朝明 (差不多和他的父親同時出來。) 誰殺死了的呢? 怎麼的? 李大嫂躺在這兒? (探着她的呼吸,她沒有死,逕上去。)

崔善慶 (下來時見李大嫂醒轉來了。) 你做得好事,嘿,你殺人,嘿!

李大嫂 什麼? (精神錯亂的大叫。)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自語)

崔善慶 怎麼一回事？你殺了人，蕭漢江父子兩個全給你殺死了！

（倪毅和崔朝明下來。）

李大嫂 我殺死了他們？不，我沒有，我沒有（哭聲）啊！我我想起來了。我上去找他，剛推開門，便看見兩個屍首倒在地下，嚇得我跌下來了。

崔善慶 那末你爲什麼剛天亮就跑到這兒來？（向倪毅）誰開的門？
倪毅 是我打開的，可是只出去一會兒就回來了。

崔善慶 可是只要一會兒強盜和賊就會跑了進來。我得檢查一下失掉東西沒有（到處查看）

崔朝明 喂，是你……（低聲，做着殺的手勢。）

倪毅 笑話，你以爲我真的這末傻？

崔善慶 誰晚上喝了酒？（看見桌上的酒杯茶盆之類對倪毅說）又是你

倪毅 是的，晚上睡不着，所以買了一些酒喝。（不安）

崔善慶 一個人嗎？

倪毅 是……當然是一個人嗎。

崔善慶 可是你那兒來的這末些盆碗？這好像是金姑娘家裏的。你和金姑娘昨兒晚

上……

倪毅 ……（很窘）

崔善慶 （拿了碗很快的上去。）金姑娘，金姑娘……（以下不見人，只聞聲音）這些碗可

是你的……噢，你收拾箱子？打算逃走啦！這不行，你房間裏出了命案，你逃走了來連

累我嗎？（拉她下來。）你得知道你是最重要的嫌疑犯。

金姑娘 我幹嗎逃走我又沒有殺人。

崔善慶 不管是不是你殺的，你總不能走啊。（對他的兒子。）你看住他們，在這兒的人誰

也不准走。我現在給警察署打電話去。（向外走）這末大的命案，我可担当不了。

（下）

倪毅 他報警察去了！（似乎有點驚慌。）

金姑娘 讓他去，怕什麼？咱們沒有做的事，告到那兒去也不怕！

崔朝明 真奇怪，到底是誰殺了的呢？（低聲向倪毅）喂，我看你還是……一會兒白帽來了，……

李大嫂 誰殺的？天殺的！這是天老爺有眼睛！我不殺他，別人也會殺他的……害死了我

丈夫，害死了那末些的人，別說死一次，死一百次也是應該的！

倪毅 （低聲向崔朝明說）走……啦，不會連累您嗎？……

（他的話沒有說完，便聽見崔善慶的聲音。）

崔善慶 （聲）可不是，兩個都是刀殺死的。

崔朝明 白帽已經來了。

崔善慶 （聲）我本來是去報警察去的，現在碰上你了，正好（借馬國材進來）給我做個見證。

馬國材（他手裏拿着馬鞭，很悲切的。）哎，真是人事無常！昨天下午他還和我約好，今天早晨同騎馬到鄉下去，誰知今天我來了，他却給人殺死了！（一面說，一面和崔善慶走上。）

崔朝明 可糟，這案子到了他手裏，一定要麻煩的。

倪毅 他是警察署的嗎？

崔朝明 比警察大得多，他是特務處。

金姑娘 不管誰來辦這案子，誰殺人，誰償命！只要咱們不是兇手，怕他幹什麼？

倪毅 可是……

馬國材（下來）這兇手真大胆，一夜殺死兩個。（向金姑娘）你昨天晚上到那兒去

了？怎麼自己屋子裏殺死了人，也不知道呢？

金姑娘 我，我在樓下。

崔善慶 這事情有點兒古怪。（指倪毅）剛才我問誰在昨天晚上喝了酒，他承認是他

喝。後來我又看這些茶碗是金姑娘的，可見是她和他兩人飲酒作樂的。我去問她的時候，就看見她在收拾衣箱。馬大哥，你想這不有些不清不白麼？

馬國材（逼視着金姑娘和倪毅。）那末是你們倆幹的？

倪毅 人命大事，你不能隨便說。

金姑娘 馬大爺，事情得弄清楚了，才好派人的罪名兒呀。

馬國材 可是你兩人喝酒，爲什麼？

金姑娘 喝了酒就犯了法麼？他是我的鄉親，我們談談，喝了一點酒，這有什麼關係？難道

喝了酒就一定得殺人麼？那兒來的這個道理？

崔善慶 年紀輕輕的一男一女，半夜三更坐在一道喝酒，這就難免有可怕的事件發生！

馬大哥，你說對麼？

崔朝明 這不能這末說的，爸爸！她們和蕭家父子，沒有仇，沒有怨，爲什麼要謀殺！我看他們也許是自相殘殺。

崔善慶 你懂得什麼？天下那有兒子殺老子，老子殺兒子的道理？

崔朝明 不過他們父子兩個就是仇人似的。少不了你問金姑娘，她就知道得很清楚。

馬國材 這樣說也很有理由，也許是兒子殺死了老子，再兒子自殺。

崔善慶 唉，給你這末一說很對。那一把刀不是拿在兒子的手裏麼？

馬國材 （故作思索）好在他家裏沒有什麼作主的人啦，（對金做眼色）用不着報警

察署，通知他們老婆買棺材來收殮得了。

崔善慶 這樣辦很好，大家都免得麻煩。

（洪二爺從外面進來，看見馬國材就想逃走，可是來不及，給馬打了一鞭子，不准他出去。）

馬國材 跑上那兒去？（拿出手槍。）站住！現在可跑到大爺的手掌心裏來了罷。（又是一

鞭）

洪二爺 （跪下）饒了我罷，大爺提得起，放得下，我紅疤子以後再不敢開罪大爺了。

崔善慶 算了罷，跟他計較些什麼呢？兩具屍首怎麼辦？我去叫他們家裏的人來？

馬國材 不准動，動一動我就要你的狗命！（向崔善慶）你叫去罷。

崔朝明 可是，我看又不像，雖說刀拿在兒子的手裏，可是他身上的傷口不是從背上殺

進從胸前穿出的麼？難道誰會從背上自殺的？

洪二爺 （同崔朝明）蕭漢江父子全給殺死啦！（崔朝明點頭。）

金姑娘 假使說他殺死了爸爸，很可以逃走，爲什麼要自殺？

崔善慶 （逼近倪毅）那末，又是無頭案！（望着倪）我看，你有嫌疑！

倪毅 我？有什麼證據？

崔善慶 行跡詭秘，我早知道你不是好人。

馬國材 你從那兒來的？對，我到不會當心，你是關外來的，是不是（打一鞭，用槍對住他。）

不准動！（剝衣服，發現破綻，撕開，取出小綢子。）這是什麼好傢伙，是暗號？怪不得你要殺

死他，你是賊，胡子，哼，好大胆，到天津來犯案。（又打一鞭）快說，爲什麼要殺他？

倪毅 我沒有殺死他，像他這樣的，殺死一個兩個有什麼用？

崔善慶 可是，事實擺着，不是你殺的還有誰？

崔朝明 不，爸，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以給他證明，我相信他是不會幹這樣的事的。

崔善慶 放屁，你還是我的兒子嗎？你願意跟他抵罪？

崔朝明 你不能隨便冤枉人！

崔善慶 你說我冤枉他？你也要像蕭大龍一樣來殺老子嗎？（要打他）

崔朝明 你承認蕭大龍殺他的爸爸麼？那末爲什麼又一口咬定是他（指倪毅）殺的？

崔善慶 （語塞）你這狗東西！

馬國材 （攔開崔善慶）得了，現在不是你們門口的時候。（向倪毅）去，跟我到警察署

去！殺人是一件事，當胡子是第二件。

金姑娘 不，（情急）他沒有殺人！昨兒晚上我和他在一道，我可以證明他沒有殺人！

馬國材 （站在通街的石梯上，見王老爹和張大媽和羣衆甲乙丙等及其他男女進來，急以槍向

他們瞄準，使他們想溜走也來不及。）你們跑來幹什麼進來！

(王老爹和張大媽嚇得發抖，其餘的都彼此相顧不做聲。)

羣衆甲 我們是來找蕭漢江的。

馬國材 他給人殺死了，(大家驚愕)你們還要怎樣？還要割他的肉吃？

王老爹 給殺死了？

李大嫂 蕭漢江昨兒晚上給人殺死了，哈哈，你們說這不是天意嗎？

馬國材 (向李大嫂)你得意，那麼殺死的是你！

金姑娘 馬大爺，我可以担保。(指倪毅)他決不會行兇！假如說這兒的人誰有嫌疑的

話，那就只有李大嫂，他一個早從我房裏跑出來的。

李大嫂 不是我殺的，不是我殺的！我早說過，我看見兩個屍首，就嚇得跌下樓來了。

馬國材 那末你大清早跑進別人的屋子去幹什麼？你說！(李大嫂不語。)

金姑娘 一定是她！

崔善慶 唔，說不定，她昨天多少次說要和他拚命的。

馬國材 快說！是你幹的！

李大嫂 哈哈，是我？哈哈，你們都說是我！哈哈（近乎瘋狂）

馬國材 不是你還有誰？快說！

張大媽 真是你殺的嗎？李大嫂！

李大嫂 哈哈！哈哈！

王老爹 是你殺的？就說，怕什麼？蕭漢江害死了你的丈夫，害死了我們的兒子，害死了咱們大家的丈夫，兄弟，兒子，害死了我們這許多人，你殺死了他，是替我們大家報仇，你並不犯法！我們許多人都幫着你！「拚着一身剛，皇帝也要扯下馬，」怕什麼？（他興奮得什麼似的）

李大嫂 是我殺的！（大喊）是我殺的！（在場的人都甚驚奇）

馬國材 爲什麼要殺他？

李大嫂 給我的丈夫報仇！給我們大家的丈夫報仇！

馬國材 你用什麼殺的？

李大嫂 用我的剪刀！（在懷中拿出剪刀來。）哈哈！

崔善慶 好了，好了，現在總算水落石出了。

李大嫂 哈哈，可是我太遲，他已經早給別人殺死了，躺在那兒動也不能動了！

哈！

崔善慶 啊？那末不是你殺的？

李大嫂 當然不是！（全場人大驚。）

崔善慶 那末正兇到底是誰呢？

倪毅 哈哈！（其他如鬻漿甲乙丙諸人亦同笑。）

馬國材 不准笑！

李大嫂 正兇嗎？是她！（指金姑娘）是她！她剛才不是說整晚和他（指倪毅）在一道嗎？

這還不是和他通姦，還不是串通奸夫殺人嗎？哈哈！

崔朝明 這算什麼！她簡直是神經錯亂的胡說！

崔善慶 不過，金姑娘，你和蕭大龍有點兒不乾淨，這可瞞不過大家。

金姑娘 這……

馬國材 那末還是父子姦殺，這一定是爸爸先殺傷了兒子，兒子年青，氣力大，受了傷還搶着了刀，殺死了父親，後來自己也死了，所以刀還握在兒子的手裏。

崔善慶 對，這很有理由！（其他的人也有覺得對。）

馬國材 還是教他們家裏人來收殮了罷，用不着再嚙嗦了。

崔朝明 不對，無論如何，不對。兒子既然給殺得從背上穿到胸前，立刻非死不可。無論多年青，決不會還有氣力殺人。

馬國材 你又有話幹嗎？又該你說話。（打一鞭）這個不對，那個不對，要你殺的才對！不是？

崔朝明 哦，那末你是說我是兇手？

馬國材 可以這末說。

崔朝明 憑什麼？

馬國材 (以手槍指着他) 憑我這個！

(有的人驚嚇的叫了出來)

崔善慶 你幹嗎硬出頭？(求馬) 馬大哥別生氣！我的孩子年紀輕，不懂事的！

馬國材 什麼東西，敢跟我挺撞！

(大家都靜了一會兒)

洪二爺 這可奇怪了。(少停。大家都注意他。) 金姑娘，那末你昨兒晚上你沒有教蕭大龍

找你來麼？

金姑娘 沒有。

洪二爺 可是我就看見打你那個窗戶裏爬進去

崔朝明 你怎麼會看見的？

洪二爺 我就在她窗戶那兒的街上睡覺呀。

崔朝明 什麼時候的事？

洪二爺 我沒有帶錶，說不上準幾點鐘，大概總有兩三點鐘了罷。

崔善慶 這個你說他幹嗎？他沒有來怎麼會死在屋子裏？

洪二爺 不，你聽我說下去呵。蕭大龍進去以前，我還看見一個人進去！

金姑娘 誰？

洪二爺 先是那個人進去了，有一會兒，蕭大龍爬窗戶進去，沒有多久，先進去的那個人就很快的跑了出來，驚驚慌慌的逃走了。

崔朝明 這個人是誰？你認得嗎？

馬國材 不准瞎扯！你知道些什麼？（向洪二爺）

崔善慶 這個人是誰？我想他和這個案子一定很有關係。

倪毅 當然是兇手。

金姑娘 那個人是誰？洪二爺。

洪二爺 我不敢說。（偷偷的對馬國材看一眼。）

崔朝明 說，怕什麼？

羣衆等 （同聲）說呀！是誰？

洪二爺 （指馬國材）是他！

馬國材 放你媽的屁！瞎了你的狗眼！（打了一鞭）你敢誣賴我！

洪二爺 你能說不是你嗎？

馬國材 你再說！小心我的手槍走火！

洪二爺 我看清了是你的，你怎麼也賴不了。

（馬國材恨極開槍，洪二爺在別人身後急躲，崔朝明應聲倒地。大家嘩叫。倪毅猛力一脚，踢中馬國材的手腕，手槍落地。倪毅急拾起手槍。馬國材不分皂白的用鞭子打在場的每一個人。倪毅急以手槍向他瞄準。）

倪毅 站住！馬國材不敢動了。奪下他的鞭子！羣衆甲奪了他的鞭子，交給倪毅。

崔善慶 （撫摩着兒子的身體。）傷在那兒啦？傷在那兒啦！（翟朝明死了，大慟。）啊！（大家都

簌簌。靜了一會兒。）

倪毅 （對金姑娘）去把蕭大龍手裏的刀拿來！（她下）

洪二爺 （往外跑）捉強盜哇！……出了命案啦！……

羣衆甲 （用手閉洪二爺的嘴。）你瞎嚷些什麼？要白帽來放馬國材逃走？

崔善慶 （走近馬國材的身旁。）想不到是這末一個壞蛋！（他打幾下耳刮子）現在你打

死我的兒子，我要你的命。

馬國材 真對不起，崔大爺，我並不是有意要打死他！

崔善慶 誰管你有意不有意，我的兒子死在這兒！

（金姑娘拿了刀來交給倪毅，崔善慶撫尸痛哭。）

倪毅 （血淋淋的將刀在馬國材面前晃了一下。）說這把刀可是你的！

馬國材 不是我的！

倪毅 不是你的？昨天黃昏的時候，你追着殺他，（指洪二爺）不是拿着這把刀麼？

馬國材 這……（語塞。此時，大家見鋪道旁的窗戶外有人張望一下。）

倪毅 好傢伙！多狡猾呀！一會兒說是這個殺的，一會兒說是那個殺的，一會兒說是他們

（父子姦殺。你這狗東西自己殺人，還想將罪賴在咱們身上！現在怎麼說？（外面有警

笛聲。）

崔善慶 把槍給我，我要他給我兒子償命！

倪毅 慢慢兒的，我們要問他爲了什麼要殺死他們？

金姑娘 這個只有我知道，他昨天下午還和蕭老頭兒相罵來的，怕蕭老頭兒洩露了祕

密。

洪二爺 什麼樣的祕密？

金姑娘 那我也不大知道。

洪二爺 那你說他幹嗎？

倪毅 不要你們瞎扯，讓他自己說。

羣衆等 對，讓他自己招。

李大嫂 快招！爲什麼合夥兒商量謀害我的丈夫？

王老爹 （向張大媽）我們的兒子給害死了他一定有份兒的。

倪毅 （警笛愈來愈緊。）快供！小心！你的手槍到了我手裏，也會走火的。給你打斷一條腿，

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要不要嘗嘗這個滋味！

（崔善慶奪過倪毅手裏的鞭子，使勁的打馬國材。）

李大嫂 打，再打……好哇……再打！

倪毅 別打了，要他說出來，不說再打！

馬國材 好，我說是剛才金姑娘說的，爲的怕他洩漏秘密。

倪毅 什麼秘密？

馬國材 何必再問呢！不就是海河裏那些屍首。

倪毅 那些人全是你們殺了的？

馬國材 唔……（李大嫂和張大媽用嘴咬他）哎喲！……哎喲……

倪毅 （向李大嫂）不要這樣，讓他說一個清楚明白。

李大嫂 我要吃他的肉！

羣衆甲 你幫着鬼子殺咱們中國人。你這漢奸，還有心肝沒有？

馬國材 我沒有什麼可說的，隨你們的便罷，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洪二爺 （許多警笛聲湊在一道來了。）可糟，鬼子的警察來了。

金姑娘 （對倪毅）我看你還是快走罷。

倪毅 （以槍指住馬國材的胸膛。）剛才拿去的東西還給我，快（馬還給他那塊綢子。倪毅將

手中的刀槍交給羣衆甲。）好好看住他，別給他逃走了。（對金姑娘）咱們再見罷！（急走）

金姑娘（拿了他的包袱追上去。）還有你的包袱哩。（深情的目送他去。）

羣衆甲 爲什麼這末狠毒，就非將那些苦力全殺了不可呢？

馬國材 這……這……（警笛聲更近。）你們放走了義勇軍，看你們有得活。好罷，招去的苦力，爲的是挖地窖，埋火藥。

金姑娘 哦，地窖挖好了，怕他們說出來火藥堆在什麼地方，所以就把它們全殺了，是不是？

李大嫂（對金姑娘）你讓他自己說不好嗎？

馬國材 是的，不讓他們說出埋火藥的地方，將他們全殺了，你們敢把我們怎樣？

李大嫂 我們要你死！

羣衆甲 說（打他）怎麼殺的？

馬國材 用毒藥毒死，用鎚水毀了死屍的面孔，再從陰溝裏灌水，沖到海河裏去。
大家同聲 哦！

金姑娘 幹嗎，又得殺死蕭大龍呢？

馬國材 那小子自己該死！我剛把老頭兒結果了，就給他從窗戶裏爬進來瞧見了，沒有辦法，只好先下手為強，從背後一刀截進去，唉，就這末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王老爹 多狠呀，你這王八蛋。

李大嫂 黑良心的小子！（一頭挺撞到他的胸前去。）我要你的命！

羣衆等 打死他這個漢奸！

王老爹 警察快來了，捉他到警察署去！（警笛更緊）

崔善慶 你耍鬼子放他逃走！

羣衆等 活活的打死他！

洪二爺 （從羣衆甲裏接了刀，走近馬國材。）現在怎麼的？你要我的命，還是我要你的命？

馬國材 （踢開洪二爺逃走，奔上通街的樓梯，大家一哄擁上去打他。）救命呀！救命呀！……

——幕急下——

(在怒吼中聽得兩響槍聲。馬國材的呼救聲停止。警笛聲和雜亂的皮鞋腳步聲漸近。)

(全劇終)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出版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六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凌 鶴

不准
翻印

發行者 戲劇書店

82

34447

(3)

\$.40